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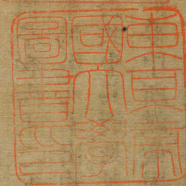
侯儀亭禪師語錄

語錄若

C40
4514
(276)

C 40-45-14

丁翁士虛請大德
東宮置武列榮書山
我微爲院院府中木
爲學者不敵計出陵內
當山一世錄十機錄



B-64853

雲溪語錄序

自天台智者弘放生之因至永明壽彌盛余官錢塘
睹子瞻遺事愾然思念遂于西溪河渚置放生池一
區建雲溪精舍延偃亭和尚主之振揚曹洞宗旨偃
和尚本起名儒住華塢匿而不出強之然後可先是
余夢衆羅漢僧與余共坐其最長者身金色頂現圓
光及拜偃和尚宛如夢中所識歲甲辰浴佛之會余
在古法華寺與衆言之衆稱善固知靈山一別儼然
未遠也已而余去錢塘遊京師歷閩粵數年之閒偃
和尚鼓鐘式化人天景從由雲溪遇資聖爲語錄若

干卷外集若干卷又閱經十二種洞宗綱要入天眼
目叅智證傳各若干卷並皆出自胸臆發攄道妙噫
異矣昔弁山阡與大川濟同時其後爲雲溪逸偃和
尚先稱逸亭比復以雲溪顯豈同揆者耶又雲溪才
說法好云蘇嚕叢林有才蘇嚕之目雲溪瑛近出晚
年雲溪恭最爲先導古稱雲溪者衆矣今日者絕後
光前超佛越祖感余于夢詎偶然哉偃和尚嗣法新
豐當洞山三十四世余受學金陵劉公當洞山三十
五世淵源會合有繇也是爲序

康熙己酉佛成道日關西慕天顏敬題

雲溪語錄序

余昔從愚庵老人問第一義則輾然色喜今俄頃間
已二十餘年矣顧自以西來大意湖南江西發攄已
極五家宗派各述旨歸至開寶太平而後奇言妙句
疊疊疊興雖理趣紛殊而去古逾遠神明其道蓋憂
憂乎難之偃亭和尚稟受超越悟繇于心得愚庵之
正傳溯黃梅之家法折衝盡變靡不合宜進退縱橫
一逞如意吾知長蘆以下式起門庭新豐以來謂爲
眞子非佞師誰屬耶余賦性質直不喜搖唇弄舌昧
昧古人然意有所疑未敢遽以爲是每相從問對瓶

瀉雲興不可方物以爲靈山儼然其在此乎挂鉢雲
溪著述盈尺語錄凡十八卷弟子就學者從而集之
屬余序余思夫丹霞在近而策籬殊愧于襄陽南泉
逼人而牡丹長夢于陸亘對此依依益深向逞耳燈
巖先生自西江來見雲溪與語大悅退謂人曰江南
知識所在成林要以雲溪爲稱首今語錄出見者益
信非吾輩阿私獨徇所好也

康熙丙午冬日

法弟子王益朋拜題

偃亭大師語錄序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審此千七百則
何物也蓋先德之有言因學者之咨扣言旣多矣不
無難聲冒響之徒如是遂立綱宗種種以揀乾慧一
流人不謂此道一行返成狡狐窟宅聰明鑽隙之士
往往麻蛇引蔓人鬼相欺安知向上宗乘貴在一期
徹證作家相見一挨一拶愈出愈奇東擲西拋無非
栗棘蓬金剛圈也癸卯秋八月走古杭禮愚庵老和
尚足晤偃亭法兄語未終日情多神契將別兄示我
語錄一帙展讀數過如倚天長劒鋒鏑騰光直斬從

上葛藤不落時人窠臼至其焚巢據穴敵在機先奪
鼓攙旗用神言外非臥雪吞氈久經行陣功深汗馬
者能具此手眼哉此刻一出當令倚牆靠壁叱咤之
流藏影無地彼塗粉抹脂嫋嫋無鹽一類又安敢效
嘖西子耶

棲霞法弟竺菴大成題

雲溪語錄序

我宗無語句黃面瞿曇在木菩提樹下居其劣不始
其勝終恐輸却雲門胡餅至三七思惟往到子所亦
猶風后軍師明排八陣暗展機籌彌綸沙界得未曾
有這着子實不在言句上雲門云今時人離却言句
則不可達磨西來落落不合于時韓淮陰作背水陣
明知新軍不爲我用置之死地方有活路轉換旗幟
趙軍大衄六傳而開五宗天下英俊無有不爲漢用
者矣言句離卽何物么魔敢向此中置喙狼亭挺子
始列縫掖徧參知識閑禪典得入孫武兵法略知奇

正旣從余遊脫去俗服天然子英邁出羣聖僧不敢
正坐居數年住河渚雲溪把茅之下比南陽卧龍畧
定圖式殘僧數輩巍然高座正如法昌遇一力搥鼓
驕他廣衆有小參普說問荅機緣并書疏襍迹隨說
隨錄釐爲上下卷老僧善病數年命侍者朗誦榻前
不覺霍然穢快陳琳草檄枚乘七發起人銅疾者此
也從來屬文易辭章環錯難詞章易立意迥絕難立
意易意外意難意外意易句外句難雲溪爲其難者
能出人一頭地老僧爲汝句逗分明則易易耳俚亭
其字俗號逸亭字世臣姓徐氏今出世初住雲溪記

取記取

愚庵孟老人題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一之一

侍者 智淙 編錄

上堂元正啟祚品彙咸新斗轉春回百事大吉泰小
往大來吉亨天地始交萬物並育梅花開嶺外之春
雪屋現林中之色寒巖異草從教寶燄重重古木溪
雲曾見奇花簇簇庭前鶯鶯共舞文現室內麒麟交
紮玉象鶴鳴慕護法要山僧建立曹洞宗猷今日開
章第一且畢竟如何是逢時及節一句聾村歌社舞
太平春新年人亨太平福

上堂石傘峯前玉一溪逢源那更動舟迷落花無限
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此先愚庵老人在雲門入
室時證道偈也看他得的人自由自在正所謂五陵
公子遊花不比貧兒落魄當初老人在真寂時問
一答百問十答千十分快便有僧問高峯四句那一
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老人云是第五句僧便問第
五句老人云小鬼挨磨金剛解錮逼射光鐸勃不可
遏却早不肯自許畢竟泛鏡水上塗山討得四稜蹋
地末後一着始到牢關腦後一椎欺君不得古人之
言不爲妄也後學初機大好一個龜鑑

上堂不見一色始是半提一色若消方名尊貴昨日
底許多瑤階玉宇珠樹瓊花貝闕千尋銀山百疊一
時間那裏去也莫不是一色消了麼雖則純清絕點
將知雪屋人逃轉一位來別是許多世界看看柳搖
金色梅吐琪葩蒲目芳叢爭如不艷夜來金鳳子飛
起石烏龜大好眼前消息

上堂摘楊花摘楊花斷拂老人別行一令改作新荔
枝去也雲溪這裏楊花飄落雖有幾個蜜浸荔枝是
陳年古董今日人天衆前不免應個時節以拂子指
庭下云玫瑰花玫瑰花

上堂古渡迷迷春草萋萋亂雲纔捲五峯齊隨路入
松溪錦鱗濯濯青鳥飛飛庭前栢樹幾時移梅影透
疎籬急認取莫遲疑有讀書人來報也以拂子指云
楊自西楊自西

上堂百花落盡啼無盡又向亂峯深處啼呀呀啼得
血流了也有什麼用處雲溪今日失利

送不疑知客還衡陽小叅南嶽石頭荊州天皇楚王
城畔汝水東流這裏偏饒佛法不疑信子從牡丹花
下識得根苗在寶鏡堂前親從指授逢渠睹影直到
玄關巖頭德山事窮的要馬祖病藥山病曹山病奇

奇怪怪非世可醫綿州附子桂州薑不免就路還家
同他善財採藥今日適當世尊降誕因齋慶讚爲伊
勸行指天指地惟我獨尊黃面瞿曇一狀領過了也
從來臨濟價侮黃蘗有其父必生其子老漢未曾末
後凍餒猶有鄉情非關智過于師也只播揚家醜若
是我洞山門下子順父臣奉君個裏獨彰尊貴唱出
還鄉曲調果然枯木生花畢竟還鄉曲調如何唱聲
黃鶴樓前鸚鵡洲此去漢陽不遠

小叅寧逢惡實莫逢故人冤家路窄撞着王崔山居
士驀頭驀腦問個如何是須彌山頂浪滔天老僧被

他一間啞子喫黃連幾乎開口不得賴他居士是個
十分聰明人將兩句道理話見領會去了然雖如此
芥內須彌彌內芥洪波浩淼白浪滔天切莫一切
作道理領會好僧問雲蓋如何是須彌山頂浪滔天
蓋云文殊正作鬧是何道理大衆還知麼顛倒顛顛
倒顛須彌無頂浪滔天旱地遍紅蓮驅大象藕絲牽
夜半騎魚過市屢拄杖兩頭穿還自笑絕堪憐波斯
持密呪舌上覆金錢

上堂門內綠陰濃處門外遠峯無數看野樹橫雲水
田飛鷺孤筇一夜上天台拾得重來寒山幾度釋迦

貧迦葉富一摠由他說甚麼鄂渚呈橈韶陽抽顧笑
伊家邨鄞學唐步

上堂今日不着便下座

上堂魚遊水濁舟行岸移過得雲溪這一關嶄然頭
角露也小唐長老魚龍抵角許多熱鬧今日那裏去
來千金池上雲噴浪捲蛟龍繞船乘空飛去只可惜
燒尾之蟲依舊困魚止漂還知道死水不藏龍麼來
來以拄杖作舞棹勢

上堂閒閒晝長人靜大好枕書眠胸無一事囊無一
錢空懸寶鏡高掛夜明簾溪柳外藕花邊罷釣歸來

不繫船看業風陣陣吹散了閑神野鬼一力撾鼓并
瞞他十八高賢

上堂古人道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茆屋一溪雲師
言耳聵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阮嗣宗口不臧否
人物所謂不見不聞無窮也不聞聞聞不聞莫是絕
氣息一句麼馬祖一喝百丈耳聾又作麼生大冶精
金應無變色十分道盡了也大機大用描繪百端怎
出得雪竇腔子

小叅三途地獄百千諸佛從茲往來仔細看將起來
真個好笑設夜叉幾部列牛頭兩行他閻羅大王也

只業在其中得已不已如今事到頭來這地獄也須
空盡了雲溪拄杖口中念念有詞條把他十八鬲子
都變作三十三天十類衆生盡往塵沙佛土放光現
瑞何況千金池上魚龍蝦蟹蟹蚌龜螺無不向空裏
翻身一時變換去去去蘭盆會中地搖六震了也且
道具何等神通有如此奇特導前村蔣公大王切忌
道破

上堂和尚病有不病者麼有不病者來看和尚麼老
僧看他有分老大大錯下名言若論那不病者且
饒佛眼覷之不及說甚看他有分來設有問雲溪病

有不病者麼。荅他道：無恁麼則和尚全身病也。荅他道：老僧病入膏肓，只覓他起處，不得一病十五日不起口巴巴的說甚佛法。古人說：渠說我分明話作兩頭雲，溪老漢零零丁丁，只這個有病的若存若亡，這邊那邊安放不下。何況他不病者，又去好肉空瘡他。看我却沒鼻頭，我看他全無眼孔。如今將渠將我打作一塊束，做一團都送在針鋒眼裏，病與不病且自由他逢人切忌錯舉。

小叅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驀舉拳云：我手何似佛手，開拳不落地，應物善

知時。此事如弄丸相似，拏三道五輪手，揮空須是其人始解機。先一着若待如何，若何思量，提議早落節了也。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奪人奪境俱奪俱不奪。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業就巍科，這裏不當容易。然雖如此，一般擎拳指掌，就中西園甚奇特。俱胝一指頭禪，只爲承當不的確，如何是俱胝不的確處。聲叅。

居士丹次有以狀元奉行茶者因舉遠公園棋說法事請師小

茶

上堂尋常道個唱和句，也不容易。諸方鹵莽禪和，只曉得個掀翻法座，推倒禪床，以爲是當機，不讓那知

雙明雙暗能強能弱放去收來却自有許多宛轉機
絲之妙聾呵呵呵青原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
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巖頭雪峯誰與共
賡此曲蘆江淙子淳泉沈子擔荷吾宗努力努力
晚叅下載清風月滿船遊魚透網樂長川不貪香餌
從今去秋水蘆花自在眠王鶴山居士入山放生趣
此一時要老僧說些佛法早間疾風暴雨將許多魚
龍蝦蟹送在一邊佛法一時收拾過了到晚來悠悠
洋洋水寒夜靜明月滿船却又無從說起抑不得已
舉一節現成公案搪塞了他昔溪明二上座過淮河

見鯉魚躍出溪云俊哉好似個衲僧明云何似當初
不入網來溪云明兄明兄尚欠悟在明行三十里乃
省鶴山居士看語錄做工夫整整怱了四五年這些
去處曾得了當麼明公鈍漢被他一網打來三十里
轉尾回頭一摠不得快便鶴山居士若能舉起便知
裂開羅網特地翻身好與古人覷面去也金鈎脫却
當處逍遙說甚麼悟與不悟

上堂適鴻雁一群飛過師云過去了也便下座
接賓壽白巖兩和尚書知荊州有僞造天王寺集衆
小叅達磨不來東土諸祖不住西天痴人自生分別

佛法沒有兩般天皇道悟本出石頭收得一個賣餅
兒童家居近寺因此傳持佛法後來周金剛親到龍
潭殃及兒孫留下雲門法眼兩宗祇明得個回互法
門到底石頭路滑幾般瞎漢硬將他龍潭崇信割去
青原扯入南嶽須知江西湖南總只一宗在彼在此
何勞分別雪峯老漢嘗云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
此秘密本自分明又特舉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同互
爲言是何意旨當肯洞山德山每每節拍相應巖頭
見德山跨門便喝山便打頭禮拜洞山云不是巖公
大難承當巖頭云我當肯一手擡一手搥雪峯三登

授子九上洞山淘沙淘米拈木糝花約莫有幾分成
就了洞山云褊子因緣合在德山指他到德山去欽
山文遠巖頭雪峯生死同條或嗣洞山或嗣德山並
祖湖南旨歸是一從上來血脉井然明眼人前舉起
自薦今人起口說德山棒臨濟喝瞎驢趕大隊遠之
遠矣三家村裏土地公公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爲栖霞竺菴和尚設供上堂鷓鴣聲裏送離憂零亂
桃花泣未休可是五天歸去疾新豐寥落使人愁我
竺庵法兄和尚湖濱一別于今五年勝萬斛于西江
飛九重之聖箭左青原右南嶽從大好山下開二井

露門前采石後栖霞在浪杖人前標正法眼藏覺鐵
嘴呼爲同伴逢人怒罵不休勤巴子應屬前身室中
歡喜不徹碧巖青嶂是處留題木女石人到來着價
猶憶五年前鳳凰山頂刻羽調宮瑪瑙坡旁吟風弄
月末後句爲君舉揚破沙盆大家扶起皇天降剖祖
道凌夷歸隻履于七個蒲團走千山于一條柳標金
棺自舉豈甘落在他人一色全消個裏不留朕迹火
中鍊鵲騰地高飛鯨裏寒氷當陽顯出這是我法兄
和尚一生受用不盡的却也不爲分外只可惜俺巖
匿景震旦晦冥崑崙倒流葱嶺荒忽今日雲溪末席

酌水獻花要爲我法兄傳下個最後消息但依依楊
柳玉欄干上遍界藏真灼灼桃花金絡索邊相逢覩
面卽如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莫便是這個麼呀
呀過去了也大衆且向長慶門前作禮三拜

爲明經沈寶先居士對靈小叅秋虫日以悲秋草不
常好惆悵林原凋落梧桐早正兩岸荷花樹林水鳥
說甚神州三島蘭桂飄香芙蓉未老看夜半烏啼日
輪杲杲寶先居士向定光童子溪探淵源就闕里真
人別開生面今年閏夏聚首祇園間釀茶三四碗于
佛日夾山敘交遊八九人于子瞻山谷未幾分袂遽

遠毘耶掉頭不顧知現影之無常撩起便行但抽身
之太早兩公子特請山僧到來欲借那九歌九辨招
屈原天上之魂更假此一啄一彈留叔夜雲中之駕
昭昭朗朗遍界難藏巍巍堂堂呼之欲出見麼見麼
以拂子拂一拂云寶先居士向山僧拂子頭上放光
動地去也大衆急須認取

上堂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
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此四句中有一句奪人不
奪境有一句奪境不奪人有一句人境兩俱奪有一
句人境兩不奪若人會得且可捉敗克符掀翻普化
若也不會未免向他王賓照用轉子也大衆蒲池荷
葉卽且置洲上采菱且道是人淨是境淨

上堂橙黃橘綠秋色死然又是一番時候了也昔闍
王封栴楠各一枚遣使東問雪峯云旣是一般顏色
爲甚麼名字不同峯將栴楠依舊封回闍王復遣問
玄沙沙遂將一張帋益却闍王作家君王特伸一問
雪峯老漢借婆衫子拜婆年已是十分抵對了也闍
王再三撈攏玄沙錦縫重重好一場曲調諸仁者玄
沙荔枝闍王栴楠滋味一般你們曾細細嘗着麼莫
但是念詩章貪景色雙栴斗酒聽黃鸝學他名士風

流聞羅王未許你在

晚參揮手云洞山喫菓子這菓子上的佛法從古流傳我如今再舉一節昔瀉山與仰山磐陀石上坐次有鳥啣紅柿子墮前仰云當是和尚道德所感瀉云汝亦不得無分乃剖食之一個紅柿子無端現前他瀉仰父子借來送茶你奉我一盞我奉你一杯大家十分醅酌後來臨濟打黃蘗_ヒ打臨濟一段宗風改頭換面你道有多少奇特聾叅禪上客圖圖吞個棗子却使不得

上堂溪水泠泠溪上秋巖桂香飄香蒲樓採芙蓉兮

木末拳杜若兮芳洲黃山谷本是俗漢被他晦堂老翁將一陣業風把些木樨香氣送在面前當作無隱之旨後來若不被人點破幾乎錯斷送了一生這也罷了且道人烟橘柚秋色梧桐石上藤蘿洲前蘆荻與他木樨香氣還有差別也無這裏無隱之旨且作麼生會人人盡是悲秋客宋玉情多也大難擊拂子一下云須是顯亭居士始得

上堂昨夜雨盆傾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大眾拄的拄撐的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老僧二十年前被此一則語換却眼睛整整看了五夏于途中

蟬聲忽坐斷玉泉打翻杜順大眾還知
麼聲聞說四諦法緣覺十二因緣法菩薩說六度萬
行法摠是可憐生降王宮修苦行睹明星四十九年
說法末後拈花一場敗關摠是可憐生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摠是可憐生左青原右南嶽斷送舌頭前江
西後湖南掀翻鼻孔摠是可憐生說什麼君臣正偏
功勲王子四賓王四料揀三玄三要九十六圓相一
句三句六相義摠是可憐生可憐生可憐生過去莊
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百千諸佛許大法身盡
向他玉泉皓長老布絲孔裏立地翻身去也可憐生

可憐生葡萄蒲架引蔓牽藤逢人不覺將倒

小叅廬山面目任東西五老浮河事更奇但有高賢
傳古昔漫勞蓮漏話支離雲溪道謝東林人慚慧遠
稜稜病骨惟知魚鳥相親落落吾徒但許水雲作伴
其奈夙緣未了勝友來尋連朝施愚山吳樸叢裏依然
同遊明日葉黑菴諸永齡聯翩入社木樨叢裏依然
無隱乎爾之文牡丹庭前薦得萬物一體之旨何必
客兒高會鑿出蓮池無煩許詢相逢自誇高座蕭疎
一徑不種梧桐嘹歷三秋祇餘蘋末禪耶爭耶一摠
付之不論不議而已只有一件今夜水晶官畔風動

蓮開白玉臺前香飄花落南泉玩月次恁般恁般諸
公莫向這裏討個消息麼清光何處無且請十八高
賢各各下個註脚

爲溪谷和尚設供上堂祖道于今嘆寂寥耶溪風雨
轉蕭蕭最嫌隻履西歸急夜駕泥牛渡板橋顯聖堂
上溪谷法兄和尚行解圓成人天簇擁雙林影現去
而未遙俱胝指頭用之不盡孫承祖業遂雲門寺裏
花雨續紛子繼父風看石傘巖前洪波浩淼今日銀
籠迥脫鶴不停橈靈木迢遙鳳無依倚翻身那畔直
入蓮花萬峯撒手當陽不坐石霜一色還知他臨行

親切一句十分道了麼度嶺梅花帶雪飛臘月永河
發寒燄乃合掌云勺水不恭下座去薄陳微供
上堂舉報恩雲溪成禪師上堂云秋雨乍寒汝等諸
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着
一把火我卽不然秋雨且晴汝等諸人青州布衫脫
下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不妨少處減些子且道
古雲溪是今雲溪是具眼者辯看

上堂菊花紅蓼正芬芳一句明明爲舉揚携手木童
歸去晚月船親到水雲鄉天童覺祖起口提持不傷
物義大衆看看恁麼時恁麼處恁麼來恁麼去親到

雲溪不得當面錯過卽今還有傍分借路內紹到家
者麼有則近前與你圓成曲調月色練鋪水曲蘆花
夜映門頭分明只是個人宛轉歸來舊處諦審諦觀
老僧不敢瞞你

上堂鷄冠花矮隔林叢黃菊東籬綻曉風最是一年
秋意足少年人老蓼灘紅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
起拂子或云雞冠花或云貼肉汗衫一般置問爲何
荅處不同且道鷄冠花與豎拂拈椎是何差別貼肉
汗衫爲甚麼再脫不下搥耶別耶同耶異耶成耶壞
耶且作麼生收取若向這裏辯得要窺他法眼一宗

正不難也今朝十月初一嚴霜漸落朔風早寒弄得
蒲園秋色東倒西歪吹去萎花更雨新者或者是其
昔麼分付玄冥別行正令

上堂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十月初五日達磨祖師誕辰雲溪長老硬着頭皮先
他一日出世妙吉祥海月觀音前兩日應現五百尊
羅漢後半月化生還有那西王母逐隊而來溪谷大
神同肯下降攪作一塊溷作一堂道冠儒履釋袈裟
却也難爲分辨且喜雲溪長老隨流放曠野岸爲家
生緣與魚鳥相親到處任馬牛呼我今日是他生日

可的沈震行韓侯兩居士率引善類入山放生鶴
飛鷗渡鳥語垂鳴蒲前都是生意古人道情與無情
皆同一體燈籠露柱下堯率降王宮臨末稍頭變作
一個金鯽魚凌空而去須信得遊梁入魏面壁九
年折草西渡踰慈嶺踏流沙一摠不是達磨鬚子你
諸人曾厮認厮認麼今日現前許多飛者走者動者
植者升者沉者靈者蠢者一齊在雲溪肩膊上打個
筋斗直走向三十三天高聲唱贊云善哉善哉功德
無邊祝願難及弟子輩捱捱擠擠簇擁上前要覓雲
溪長老爲他慶生長老却帶水拖泥直輓到赤軒青

螺隊裏隨類現形低低發響道以我爲鼠肝耶以我
爲蟲臂耶三世諸佛彼此輪流大家同在這裏

上堂蕭蕭蘆荻任遨遊偶駕孤蓬泛小舟密雨彌風
都不管一心只在釣魚鉤雲溪任運蹉跎隨緣度日
三文錢買個黑漚波摸些魚螺蝦蜆生意十分冷淡
却被個戴烏紗巾的俗漢隔江覷破驀頭罵來道不
謂雲溪不足千古惡口傷人恰恰慶生一句然雖如
此黃牛益盜橘殼依然白馬香爐酒臺不遠賓主相
逢一場聒絮周太常論道楊翰林譚禪玉泉道場關
將軍打供瓦官寺裏何次道重來入戶青山白雲且

喜春秋不涉分付着魚鰕蝦蜆將來放在一邊有客
來到請坐喫茶去

上堂僧問橫揮寶劍斬諸見之稠林暗度金針繡冲
霄之彩鳳去此二途未審和尚作麼爲人師云花開
剗外春僧呈坐具云者個且置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又作麼生師云寒蘆兩岸孤鴈一羣僧禮拜師乃云
冬至一陽生花開剗外春慣炊無米飯端理沒絃琴
不見道玄酒味淡太音希聲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
日閉關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商旅不行出門便是草
直饒不出門也是草漫漫地后不省方金殿巍巍鎖

至尊切忌離宮失位大衆看看一泓晴碧兩岸寒蘆
天地之心宛然逼露了直待他銅儀步晷葭管飛灰
堪作什麼

上堂雪色迷離宮庭路杳霜威肅穆禁苑人寒不萌
枝上飛翻玉鳳千翎無影林中穿過泥龍獨角到這
裏說個春溪雉尾切怪今時夜永螭頭空疑剗外何
况櫻桃宴罷始號題名梧桐影殘別誇拂袖惶愧煞
了也會麼金殿重重苔蘚生鴛鴦不勞刷毛羽無事
退罷

上堂休休無事且優遊雲迷野渡溪橋滑風颭颭冷

撰述

颶風

上堂一臂在眼空花亂墜證龜成鷺喚鐘作甕黃面老子着甚來由被他一天星斗換却雙眸大驚小怪道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好世尊錯了也一切衆生本來成現擬心作佛大好羞慚說甚麼智慧德相早是執着早是妄想不見道三世諸佛不知有鷲奴白牯却知有麼當初指天指地全弄虛頭如今說出恁般悟由原來是個不啣留漢且睹個什麼星躔彗星孛星長星太白星天狗星橈槍星飛廉星惡來星蚩尤星寶沈星破軍

星癸惑星悟什麼道見什麼性明什麼心災星難星
妖星惡星切忌切忌

上堂鳳騰霄漢鶴出銀籠撒手無依通身不滯今日
正當解制時候衆中已有奇特受用者木人拍手石
女呵呵虛空爲汝稱嘆了也室內一句漫勞重舉老
僧不敢留滯汝等大踏步出去罷

上堂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祇如雲門道人盡有光明在牆壁瓦礫厨庫山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何勞點出不見道好手手中呈好手麼以拂子東點一下云左眼八兩以拂子西點一

下云右眼半觔以拂子中央點一下云個便是頂門
正眼饒你摩醯首羅豎亞一目總不過是天眼所該
爭如我世尊眉橫鼻直覲面分明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向雲溪拂子頭上五眼齊彰三身并現大眾看看
青蓮廣目一道寶光普天匝地去也瞿曇瞿曇今日
與你重開生面

上堂歸去來歸去來認取娘生鼻孔

上堂挂幟由來顯妙傳陋巷不騎金色馬戴角披毛
莫不是內生王子麼良久云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也
只止啼黃葉

上堂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然雖如此門前殘雪
日輪消屋內紅塵遣誰掃不見道莫有過得此色者
麼要且不名尊貴

上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握雪團便打雖則快便難
逢要且不是青原門下若是雲溪當日便款款向他
道一色人迷可惜白雲坐斷待他如何若何只拍手
一下云天寒人寒歸堂遲了八刻

上堂丹霞燒木佛畏寒而已豈有他哉院主鬚眉墮
落事有偶然不足疑矣今夜六花飛處楸枰重添分
付庫司炤管眉毛要緊

鼓部

良亭集卷之二

七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

撰述

上堂僧問禮讚三千諸佛有何功德師云一枝梅破臘僧云怎見得是功德師云諸佛放光明僧禮拜云如來證明師乃云元正啟祚品彙維彰雲物呈祥山川吐瑞還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放大光明照徹你諸人鼻孔麼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雀樓崔顥題詩後秀才得聞也須題取一篇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江城玉笛是處梅花這裏何等却好新年舉筆明明歷歷上堂君向臣元首明臣奉君股肱成君臣道合一德一心朱紫貴本來人金殿巍巍聳至尊

上堂梅花香裏問春晴學士閒從釣艇行無限白雲看不盡隔溪啼鳥兩三聲鳶飛魚躍大好一段機緣山峙水流切莫當面錯過且庵和尚上虞人前身後身莫可端倪世出世間不妨奇特入山持繡斧打開無量法門把手上烏臺放出許多生命今日到來喚渠做學士卽得喚渠做桑門卽得乃豎起拂子云道道顯亭居士出云和尚道了也師彈指一下

上堂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可堪持贈君雲溪一棹孤風半庭殘雪向無人煙處撒泥撒沙于絕覆載中自由自在子處河濱長年土窟無端

被懷璞法侄逼迫下山走到十字街頭做些買賣碧
川青嶂雖不碍于往來荷葉松花恐有間于衣食畢
竟去卽是住卽是聾問取雲中白鳥看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一

侍者智淙編

小叅新豐一曲和應多湖畔瀾翻鏡水波冷澹目前
千古意空疑白雪是巴歌瑪瑙坡前布種桃源徑裏
開花擎石鼓而皐亭作響直透威音駕巨艦而耶溪
倒流掀開洞水針針相續步步要歸夜明簾外未許
朝君寶鏡堂中且來就父還知他處士梅花移植在
西谿那畔麼兩岸谿寒水清淺一枝雲影任橫斜以
瓣香爇爐內云獨許愚庵老人得知此意

誕日小叅隔溪雲樹野人家漁父扁舟天一涯無限

風光收不盡半灣烟水宿蘆花好笑者癡呆漢子投
入胞胎鹵鹵莽莽過了半生你還認得自己麼若祇
向溪光澹宕山色叅差追求面目錯過你鰲奴白牯
隨順生涯若更向紅塵堆裏鬧市頭邊尋覓形骸辜
負他翠竹黃花些兒活計着橫一丈額濶三分空手
搖船步行騎馬聖不是聖凡不是凡魔不成魔佛不
成佛似這般沒緊要的阿師豈不好笑今日衆弟子
爲他慶生生生的要說些佛法若論佛法適來鐘聲
磬聲盡情的爲諸人說過了也還有些說不盡的又
被那撐船的小厮兒載向千金池那畔又那畔去了

如何說起抑不得已有幾句現成偈子不免註釋一
上有物先天地東壁葫蘆無形本寂寥聖著磕著能
爲萬象主戴角披毛不逐四時彫一擊粉碎卓拄杖
云大衆曾記得五十年前與拄杖子在甚處相見來
現前認取好

小參橘柚霜寒芙蓉秋老雁落長空小丹楓幾點颯
流霞前面碧山圍遶更沿溪一帶白雲迷黃菊東籬
蚤百歲饒他底事成潦倒胡餅饅頭且共諸君一飽
覷面相逢莫草草下座

小參昨日雨今日晴牡丹花下日午正三更君行東

魯我西秦放行捏聚總一微塵禾山羊角鼓普化馬蹄鈴杜鵑親切句句分明悉利悉利部臨部臨

小參道人行徑雲水生涯都忘甲乙丙丁說甚子午卯酉無端被二三知己揭露當陽把個本命元辰走漏消息老老大大一副娘生鼻孔特地與諸人相見了也若道已相見過大衆熟瞞雲溪若道未相見來雲溪熟瞞大衆且道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是本來面目顰前日曾有人問我向他道靈壁峯前一片雲又有人問向他道雙眼橫空鼻頭向下又有人問向他道月下吼泥牛若人會得莫教辜負平生苟或未

然依舊從頭問起

小參面南朝北斗法身滿地走肘生柳柳生肘我却五十年你却四十九大家同出一隻手明朝十月四日雲溪長老五十歲慎菴居士四十九歲他居士特特入山爲我設供也奇怪也奇怪若道是老僧生日又是他居士誕辰若道是居士誕辰又是老僧生日一條紅線兩人牽彼此不得無分向這裏會得移山門向佛殿裏也不爲多把燈籠在露柱邊也不爲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法爾如然非爲分外記得兩年前居士問我魯祖見人來便面壁意旨如

何我向他道年來閒却釣魚竿居士又問達摩面壁九年又是何謂向他道從來阮嗣宗慣留青白眼居士又問這裏還涉功勳也無向他道莫謗古人好今日因齋慶讚舊話重提也要大家與居士一齊相見只因他居士是與長老同一鼻孔出氣的喚長老作居士不妨隨處承當喚居士作老僧一任旁人識取畢竟是一個是兩個擲拂子下座

小參無學菴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到老得爲僧僧問明安偏正君臣是明何事安云父母未生前事僧云如何體會安云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後僧

至石門聰處舉前話聰云不道太陽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不盡僧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聰云糞墜子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云牡丹叢下睡猶兒偏正君臣被他兩個老漢盡情吐露了也雲溪則不然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白月落長汀玄雲披遠岫還當得個正偏句子麼這話且止還有一問了角女子白頭孫他是幾時生日道取一句來

小參荷花蓮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

何如門云荷花出水後何如門云蓮葉又僧問淨衆蓮花未出水時何如衆云菡萏滿池流出水後何如衆云葉落不知秋古人一般問答就中還有差別也無藥山見孫雲門家法從上宗猷莫當容易會麼會麼花藥欄一株松庭前栢樹夢裏牡丹黃花翠竹青嶂碧巖常憶江南三月裏重陽九月菊花新一把柳絲收不住馬蹄何處避殘紅總不如一句無風荷葉動也會得則春遊夏賞秋飲冬歌不會則江北江南難免鑽龜打瓦

晚參說時嘿嘿時說瀉山仰山有口無舌四十九年

風聒聒老曹溪徒話月古韶陽得一橛棒如雨點喝似雷奔總沒交涉好笑孔仲尼不荅南宮适擊香臺一下云德山晚參不荅話趙州晚參荅話雲溪今日晚參荅話卽是不荅話卽是放行把住都有來由大須仔細如今不惜口業胡亂把古人註解一上德山示衆云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雷聲雨點有僧出便禮拜不是這僧大難承當山便打令行也僧云某甲話也未問也少不得這一棒山云你是甚麼人別施一著僧云新羅人指東話西去也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蒼天蒼天趙州示衆云今夜荅話有

解問者試出來漫天張網有僧便出攔命三郎州云
比來拋磚引玉引得個整子不妨減人聲價後來雪
竇拈云德山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的劍這也罷了
又云新羅僧不免撞露柱漢莫有爲這僧雪屈者麼
又覺鐵嘴云遣將不如激將還明得趙州意也無雪
竇亦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蓋代功
且置如何是汗馬無人識聲進前退後三十棒自領
出去他時異日莫辜負老僧

小參纍纍櫻桃盡垂垂豈子香行船採桑葉只爲養
蠶忙此事正如看蠶相似須是下得種子纔有發生

分銖分量著意看承漫漫餒他切忌違時失候頭眠
二眠三眠幾番透脫幾番剝換直至大眠時候絕後
再甦死中得活方乃絲頭吐出綿綿密密個裏藏身
全沒些兒滲漏末後別開一竅展翅飛空睂毛只在
眼上還知採桑有個不採桑的時節麼得力須忘飽
休糧更不饑幾時上山努力努力

小參金輪避位不面堯顏玉殿苔生全彰尊貴到這
裏直得無家可坐無世可與也是臣子之常不爲分
外然雖如此新羅國與波斯閩額祇堪換手哭蒼天
藕絲孔共帝釋爭權切忌迷頭徒認影露柱前古佛

相交日用裏四臣難昧金殿無人空侍立冥王頭戴
寶華冠畢竟怎生奉重甞乃望空合掌

小參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饑時吃飯睺來眼看
飛鳧泛泛舞燕翩翩休錯認最堪憐無端遊戲青梅
一嚼惹得滴牙酸

小參看看五月五船上蛟龍舞保福敲鑼禾山打鼓
門掛艾人兒牽著玄沙虎趙州無雲門普渡口相逢
莫莽鹵續命絲絲五色迷蒼天蒼天更增冤苦當時
忠國師勘大耳三藏第一度在西川看競渡第二度
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第三度忽然不見你道國師

曾看競渡也無他外國人却被國師熟瞞有般道國
師在三藏鼻孔上有般道國師在三藏眼睛上恁般
說話還的當麼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晚參二月二十九特地揚家醜春雨桃花東風楊柳
寒山拾得笑呵呵長竹筒短荳蒂是非只爲多開口
狗子勝猫兒猫兒勝狗這幾日大雨盆傾多應是東
海龍王惡發雲門拄杖子作怪弄得波洞濺遠流水
參天靦面是一個雲溪無路可尋無門可入若是他
作家舟子隨流得妙順水撐篙直恁地與主人相見

荷非其人手忙脚亂不諳水勢不辯波瀾把纜放船作麼生得到這裏卽如巖頭當日在鄂渚撐個渡船小可的做些活計無端撞著一個婆子平白地將個親生孩子丟在水中圖賴他巖頭是個放憨長老却無些子慈悲心你是淹死自己孩子七個八個一總不干他事如今看將起來豈不一場好笑巖頭做買賣不著冤家撞著對頭這老嫗使心用心屈屈的斷送了一個兒子這也罷了且要問你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只這六個更向誰人索命恁般說話會得的舉起便知若不會的大水茫茫切忌同他淹殺

晚參僧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竹影千波月分後如何師云雲藏萬壑舟又問石霜王子可得聞否師云問將來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黃閣簾垂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鹽梅道合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青官位重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細柳功高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卽今尚在兜率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禮拜了向汝道僧禮拜師拂一拂云住住十字街頭石敢當適來叉手向前口喃喃的參尋向上求個決擇且要諸人共知他道北高峰觸碎了蜻蜓鼻孔水牯牛踏翻了螻蛄眼睛蜘蛛

網打著個黑漆鍍崑崙蛇蚓頭吐出個水晶金彈子
幾句沒理會說話不妨有明有暗有正有偏和他雲
門三句臨濟三玄一齊收拾在裏許且道是那一句
聲這裏見得要會他石霜王子也不難苟或未然石
敢當面前笑你

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嘉州大象陝府
鐵牛三個獅子輓綉毯臨崖許眼特地一場愁休休
休黃鶴樓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擲拂云羞

中元小參救母生天神通第一臺山路上討個點心

俞道婆傾翻油糍浮杯和尚沒處雪屈木菩提樹下
驀走到忉利天宮且道摩耶夫人仗誰恩力大須彌
山小須彌山踣跳入八寒八熱十八鬪子地獄阿鼻
地獄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象寶馬寶女寶如意寶將
軍寶輓到餓鬼頭邊向有財鬼無財鬼臭毛鬼等唱
一聲摩訶般若波羅蜜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
盂蘭盆大齋放下手却是饅頭要吃的儘吃阿修羅
與帝釋天大戰著他目連看堂從針咽裏放出一星
子火來燒得金牛兒叫苦石獅子汗流帶累他無位
真人五百生不聞漿水之名快活快活閻羅大王來

也統領一班獄卒夜叉喝散了中元地官東皇太乙
唵率犂強中強吉中吉

晚參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鷄鳴丑落到日入酉帶
角披毛曹山顛酒連凍打焦磚面南朝北斗佛法無
佛法有天寒人寒狗走抖擻口以拂子招大眾云來
來真獅子兒善獅子吼

晚參好笑真好笑顛倒真顛倒五百尊羅漢偶然向
天台路上閒行惹動寒山拾得和那老趙州爭個青
黃白皂且喜巖頭免至鄂渚石霜未去瀏陽昨日文
殊普賢趕向水牯牛隊中生生的喚做遊食僧道多

虧了大顛首座救取得韓退之只可惜聰明崔浩阿
呵呵絕巧妙忽有個漢大踏步上前掀倒禪床也不
怪你性躁

小參補特伽山路相逢第一關趙州應不遠至者等
閒看到觀音橋出觀音關入觀音院大悲千手眼莫
問他通身遍身三十二應門到這裏壅著磕著船來
陸來隨行逐隊漢祇聽得昨日往徑山度馬度驢舉
足下步時須辨得出門便是草最苦吳兒碧眼要津
把住不容你急處撐篙那知過量大人宿止草菴別
自有出身一格擡頭著眼秦亭山恰在面前要打從

雲溪去的且向這裏問個信兒指與他一條直路住
住住諸人清晨起來吃了粥洗了鉢盂曾見他東壁
葫蘆和那庭前栢樹子拍手呵呵向文遠侍者討果
子喫麼歸堂喫茶

小參新年頭佛法有鍊牛無脚團團走新年頭佛法
無石女聲聲唱鷓鴣歲次丙午月德在寅日加于午
百事大吉山門外枯木開花佛殿裏燈籠作舞文殊
菩薩在粥鍋裏出現金毛獅子蒲空飛普賢大士向
蒲葉上相逢大象藕絲牽過海許多奇特這也不爲
分外還見他金鯽赤稍魚向過橋南岸搖頭擺尾直

走上三十三天撞著阿逸多口喃喃地道了幾句仍
到雲溪方丈全拄杖子化爲龍麼喜神在正南方速
禮三拜

小參火樹銀花合劫外陽春星橋鐵鎖開玄關掣盡
暗塵隨馬去切忌夜行明月逐人來投明準到十五
日以前卽不問正當上元十五日村歌社舞家家打
鼓蓼蓼魚龍百戲到處許多熱鬧道人眼裏還有恁
般事也無十字街頭多少佛法金獅踞地玉兔懷胎
枯木龍吟獼猴帶鏡更有一樁奇特的事雪峯老漢
在鰲山成道撞著燈明如來借他三萬二千獅子之

座向城門口八字打開搬出一枋桯古董田單破樂
毅燒了個陝府鍊牛漢祖滅秦皇斬了個南山驚鼻
紀信乘九龍之輦項羽騎千里之騅霍子孟一座假
銀城呂洞賓三尺青蛇劍節度使打破蔡州李將軍
射翻白額丁公洒淚雍齒封侯韓信臨朝子牙把釣
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哄動他鬚張三黑李四東村王
大姐船上謝三郎捱捱擠擠簇簇擁擁看個不徹還
委悉麼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人吹滅紙
燈這些鎗刀人馬一齊都不動了

小參三千古渡十里寒溪梅花初放竹梢低遠樹正

迷離雲漠漠水瀾瀾人在小橋西聽簷前雨歇門外
鴉啼道人家閒居無事爭奈耳畔啾啾法門多故泥
金剛努目木羅漢攢眉這也不在話下昨夜三更寂
音尊者那古塔主爭個三玄三要牽藤引蔓說不
清頭直闌到老僧方丈裏來要老僧決斷決斷老僧
一棒打去兩下掀翻各各奉身而退著甚來由整整
爲他忙了半餉舉拂子云大衆要會三要三玄麼覲
面梅花開嶺上個中一句最分明

晚參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寒月落梅花進
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杖藜扶我過橋去進云

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這裏沒你話會分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禮拜著進云禮拜了又作麼生師云問取前村土地水深多少乃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知多少從來孝子諱爺名曾參不忍食羊棗

小參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黑裏摸白曲中藏直蠅螟眼裏大鵬翻身枯木上開花如織且道誰是其人看取堂中禪客

小參僧問承聞和尚有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一念萬年去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以拄杖指云向這裏去

僧打一圓相云祇如向這裏去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打一下云是同是別僧禮拜云恁麼則佛祖位中留不住去也師云且緩緩僧問天龍一指頭禪受用不盡如何是受用不盡處師云作者方知進云爲甚麼一切人視聽言動和尚總云不是師云爭怪得老僧進云恁麼早是好肉上剜瘡也師云偏你不肯麼一僧出禮拜起珍重轉身師云恁麼去恰好僧云大眾証明師云一釣便上僧問和盤托出盡底掀翻請問和尚還有向上事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以拄杖壓僧首云水上座道了也乃云今朝剛剛滿

七且喜大事了畢滿前春雨桃花流出曹溪一滴高
掛鉢囊橫擔御標果然是大丈夫兒切忌向沙裏尋
油刀頭上舐蜜我老人家倒行逆施一期來語言衝
擊莫怪莫怪拄杖子無意無必

小參春城無處不飛花靈雲見的寒食東風御柳斜
玄沙不肯日暮漢宮傳臘燭寂寞恨更長輕烟散入
五侯家歡娛嫌夜短且道靈雲見處有多少差池遭
他謝三郎十分檢點今日落紅滿地燕語鶯啼他兩
個老漢在桃花樹下相罵不休衆中可有個善解紛
的向前去勸散了罷乃以左手屈指數云冬至寒食

一百六以右手屈指數云五龍一蛇邈哉介推

小參正中偏呢喃燕子語梁間偏中正翩翩黃鳥傳
春信正中來鷓鴣啼處百花開兼中至鸚鵡飛上珊
瑚樹兼中到杜鵑歸去西溪道以拂子擊案一下云
大衆還委悉麼公冶長能明鳥語

小參未離兜率饒伊較勝爭強纔到伽毘早已和泥
合水雲門一棒八兩償他半斤雪竇掀翻一牛還入
一馬釋迦老子大驚小怪倚著個神龍澍水玉象翻
空高足濶步走向人前開張大口當時面皮一片片
跌將下來還有個摩耶老奶奶是他一模子脫出也

曾在華嚴會中向善財童子說了許多大話臨末梢頭連那耶輸夫人羅侯羅被他大帽子一罩一齊罩了也惟有白淨飯王畧有些兒手段不怕甕中走却驚好好一家兒父母妻子全證個尊貴法門這也不爲分外今乃四月八日正是世尊降生之日兩個俗人要我說些佛法若是佛法四十九年嘮嘮叨叨說個不歇倒不如纔出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直截了當了也據雲溪看將起來當時但週行七步目顧四方恁地休去正好令人疑著不合又道個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未免遭人檢點恁般判斷他釋迦老子

還甘也無若也據令而行雪竇雲門一齊打匙

晚參六六三十六直中還有曲又好笑又好哭山頭頂打魚海中間捉鹿長法身截之太多短法身續之不足趙州筭變了多福一林竹古人道筭畢竟成竹如今作箴使得麼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說道理儘好且如這裏是監院房那裏是典座房又作麼生此事如剝笋相似剝了一層又一層轉剝轉有直得和根脫落截斷兩頭淨裸裸不帶絲毫纔好受些鹽醬然雖如此中間卻有個火候若生生的咬嚼便不堪也住住住山下竹筋鞭且置不論畢竟如何是胡地冬

生聾待石筍抽條更向諸人証破

晚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棲昨日
王鶴山居士問老僧道古人遶座三匝是何道理老
僧云討棒吃聾居士又問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又是
什麼意思老僧云邯鄲學唐步昔漸源到石霜持一
個鉢子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怎麼源云覓先
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淼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源
持鉢子而去當日道吾有個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的
句子石霜漸源播揚家醜將一具黃金鎖子骨撒向
人前我當時若見便奪他鉢子掘個深坑將渠兩人

一同埋卻多少是好這也罷了畢竟古人遶座三匝
意在於何曹孟德橫塑賦詩早是十分道破了也幾
多長老不如一個俗人拂一拂下座

小參荷花開蓼花開水滿池塘香滿臺戎葵遶徑五
色落莓苔千年桃實仙子繁來不比那道旁苦李鑽
核重栽雲溪這裏滿園花菓無非是金玉粧成朝來
猿摘去晚後鳳啣歸倒也不爲奇特還有那曲灣灣
的瓠子直隴侗的東瓜蘿蔔頭出自鎮州茄兒串打
翻拾得樹上攤幾粒芝麻冷灰爆一顆豇子這裏還
作佛法領會也無他園頭雖則作些癡福不可埋沒

于他與我覓個無底藍子收拾將來客來也好抵待
小參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住山三十
年不少鹽醬卽且置一棒打碎醬瓶你道與斬猫是
何差別還知彭祖百忌日麼丁不剃頭辛不合醬
小參卯有毛鷄三足丁子有尾龜長于蛇黑狗白狗
非犬犬可以爲羊黃馬驪牛三孤駒未嘗有母自惠
子之亡也吾無以爲質矣此老一味是野狐涎唾若
到雲溪門下三十棒一棒也不饒他將知尊貴一路
自別

小參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敦我如

何說恁般語話盡蛇添足掩耳盜鈴落得遭人檢點
旣是無物比倫說什麼一輪皎潔古人又道光非照
境境亦非無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道光境未忘復
是何物報事不真喚鐘作甕不見道說似一物卽不
中麼今日正當八月十五白月現黑月隱是光是境
忘與未忘你諸人且作麼生會耶南泉玩月指點分
明切莫向第二頭邊瞻星望斗以拂子擊一下云閉
目中秋坐却恨月無光莫謂老僧不道

小參桂子重飄菊花初放正九日東籬相逢元亮句
裏三玄明明萬象珍珠撒向芙蓉帳體露金風錯認

是隨波逐浪白玉樓臺十二迴水晶宮殿三千丈鴈
過長空征聲嘹唳影落寒潭波光澹蕩船子風流未
許時人依傍好任運逍遙隨緣放曠說甚麼趙州關
雲門棒曹山木蛇乾峯拄杖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明
月蘆花沒處尋想伊只在秋江上

小參弄泥團漢有甚了期連幾日農務稍閑人家大
船小船搬泥運水古人道泥佛不度水又道入水見
長人帶水拖泥也是事不獲已他早晚的撐著一隻
渡船過東過西指望攬些魚龍蝦蟹蚌中還有明月
蜆子也好充飢淤泥之地慣生蓮華流水灘邊偏藏

至寶指空望空遂乃通身泥水這些人只解運入不
解運出積聚這許多穢惡有甚麼限直待他雲裏那
一點雨東海龍王撒向滿地珠璣通身變換腐臭化
爲神奇好時節到也今日雲頭漸近有一陣雨也未
可知泥裏水裏祇候著

小參比下有餘將上不足端午烹葵重陽看菊鶴足
也不爲長鳬頸也不須續支離疏十束薪三鍾粟欲
往城南忘城北墨非儒儒非墨李四張三王五趙六
穿靴的喫肉赤脚的趕鹿屈子自沈賈生賦鵬歌不
足繼以哭間卻七間僧房阿誰叫你孤峯獨宿韓康

賣藥司馬李王賣卜陳睦州賣草鞋他古人也未能
免俗笑諸方空碌碌不見道無門無毒

小參禪有三玄儒有三玄伏羲六十四卦是玄中玄
子雲老不曉事又作太玄洪覺範中孚大過只見一
邊不見一邊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支離穿鑿失後忘
前顛倒顛顛倒顛旋毛背上總不合播揚家醜說甚
麼權黑顯正借白表偏之乎也者夙業冤牽陸士衡
王輔嗣鬼門上貼卦周濂溪佛印長老光燒餅做鏡
子未免煎纖雲溪這裏只得將錯就錯胡纏斯纏昨
日廿九是天地否今朝初一變了天火同人了也同

人于野利涉大川大家同上釣魚船笑笑笑你文
王周公孔子也太無端說向人家不值錢

小參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
生時既是切忌未生時爲甚又要看未生前消息昨
日三茅真君下降吳山頂上產下個碧綠紫金牛金
牛變作石馬石馬變作白琅玕白琅玕變作黃雲黃
雲變作紫竹紫竹變作老比丘老比丘變作烏鷄烏
鷄變作蜥蜴蜥蜴變作金翅鳥王金翅鳥王變作雲
溪手中拄杖子住住達磨大師來也達磨大師是
明日生辰今日爲甚麼先到不見道我早候白伊更

候黑

小參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各有生緣
上座生緣在恁麼處此黃龍三關語也這老漢不合
下個註脚說個棹臂便行莫向關吏更問可否如人
作賊面上刺了兩行字三十棒先自領去了也還有
一問驚鶯立雪月下琵琶且道是過關語是未過關
語我早晨喫了白粥到晚來又復肚飢卽如嘉州大
象陝府鐵牛西河師子各各有個生緣畢竟生緣在
甚麼處道得且過一邊道不得莫向人前漫開大口
小參陰烟丁顛新鮮針氈冰邊木上座慣會說法鉢

孟口終日談禪也不消主賓玄要也不用君臣正偏
達磨鬚子貶向他方世界老瞿曇閣在半邊開口便
教鈍置無語最忌廉纖眼睜睜的平上去入都忘記
了二蕭一先切忌切忌果然果然空勞他一力搥鼓
驚動了十八高賢

小參百丈耳聾黃蘗吐舌江西宗旨特地留傳雪竇
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畢竟過在甚麼處一般逐塊
漢趂口說個大機之用大用之機將他雪竇無端貶
駁且道洪爐大冶是機用不是機用鑿劍林法姪春
初在雲溪坐禪于洞山掇退果卓下別開生面如今

從福嚴來特地向寒蘆白月古岸清風更敘一番賓
主恰遇著旱乾水淺河港不通釣魚船上收起絲綸
渡口行舟絕人來往莫是雲溪老漢物外孤高十方
坐斷麼古人道不居正位絕卻今時一色全消大功
不幸這裏總沒有相見處然雖如此夜寒人靜歸堂
送茶向火爐喫果子少不得也敘些賓主之情不得
一切處盡教枯淡去也葛藤且止畢竟洞山一喝馬
祖一喝是兩樣生涯是一般行市耶劍林法姪於此
倘十分明得請爲他雪竇禪師拔刀相助

小參騎驢新婦上高樓三箇獼猴驚地愁脫殼烏龜

緣壁走走看看海底闖泥牛有一句主賓玄要兼帶正
偏一時具足畢竟是那一句

小參拆拆單單單拆鬼谷子先生傳他李淳風袁天
罡一總是個問卦的祖宗將些黑白點兒誑騙人家
男女常言道吉凶未卜我已先知休聽他古人說謊
小參孔夫子不識字孫武子不用兵神農不嘗藥草
周公不制禮蕭何不造律李斯不作書好端端的被
這一班人弄得七顛八倒說甚德山臨濟曹洞雲門
一總趕出去

小參作家不啐啐啐啐同時失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却果然吹毛利劒用了須磨興化是個克家之子借他克賓維那鼻孔出氣罰饋飢一堂又趣出院且道克賓當日還甘也麼若也不甘討什麼好克賓君也甘討什麼好克賓黃蘗老婆心切爲汝徹困馬祖一喝三日耳聾從上以來垂個樣子然雖如此事無一向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肯諾耶不肯諾耶急請當人認取

小參古人道傳神妙手全在阿堵中頰上三毛此非擬議所及有般漢用棒用喝說王說賓總不過是優孟衣冠如弄死蛇相似豈知他咳嗽掉臂純以神行轉動施爲酷難描繪得心應手自不偶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今還有恁般人麼下座問取顧虎頭一類去

小參諸人被十二時轉趙州能轉十二時自受用分中著衣喫飯送客迎賓拍拍是令仁風書記自楊州發脚過顯聖到報恩昔年在靈巖室中間老僧名字特特入山願留執侍頃見他十二時歌趁口誇張儘力賣弄大似一個飽叅禪客還有一說泗州大聖揚州出現昨日有人平山草堂歌玉樹後庭花驚起了乾闥婆神和那金色頭陀一同作舞優婆離尊者

從旁插嘴說歌舞唱伎切戒切戒不見道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麼不知亡國恨猶唱後庭花王令稍嚴切
忌饒舌

小參雪壓空山行徑烟浮野渡人家門外一溪流
水菴邊幾樹梅花雲溪數年前曾向荊棘林中覓得兩
株老樹也無萌芽也無枝幹冷湫湫植向庭前太煞
寂寞那知他死中得活枯木生花三年以來舒條吐
萼不特光分九夏玉蕊承天抑且木秀三冬香雲繞
地曾記得古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
香這幾日春冷烟凝雪深霧重亭亭古幹郁郁奇葩
別是一分精彩有者道西溪十里到處羅浮江南一
枝爭先庾嶺雲溪這裏有多少好處也向人前賣弄
癡人癡人莫只作境會好

小參無說卽說昨夜東君輕漏泄說卽無說杜鵑枝
上空啼血須菩提宴坐而天帝釋雨花維摩詰嘿然
而文殊師利饒舌雲溪嘮嘮叨叨今日也說明日也
說人天衆前造了多少口業如今翻轉面皮別施號
令一句兒也不提起了有者道無情說法虛空講經
森森翠竹盡是真如灼灼黃花無非般若本自具足
本自現成這裏不說的是有者道楞嚴悟道楞伽印

撰述

仙元師詩集卷一

心青華嚴獨見一班言法華別行一路黃卷赤軸與
燈籠露柱廝結斜毛禪板蒲團向孤起長行獨開正
眼這裏說的更是那知他興歌的原是木人起舞的
莫非石女理無一向事逐千差有時說則紅塵堆裏
百草頭邊有時不說則不種梧桐夜明簾捲雲溪今
日向毘耶城畔與大士對譚從摩竭國中全提正冷
去也良久云會麼且喜會中不無解人煩勞他拄杖
兔角拂子龜毛通個消息

宗會小參華林講道帝釋雨花誌公解經善慧揮尺
一部金剛經葛藤不少自無著天親夢升兜率錯認

了雞足山頭也是開眼著賊了也何況他長安草堂
拾人唾餘喚鐘作甕雲溪長老無端走入這夥件豈
不好笑然雖如此有句無句不離行市曾記得南陽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金剛經首是甚麼字璘云如是
二字國師云意作麼生璘無對南陽太煞倚勢欺人
紫璘未免受他鈍置當時若問伊是甚麼字祇合同
道和尚一國之師可惜許字也不識若更如何若何
正好驀地便唾豈不爲他牟尼寶殿白鷺池邊洩了
多少冤苦住住開宗明義章第一適來猶記得許
多般如今一時忘却了也大衆食時已至隨衆人一

例喫飯洗鉢盂歸堂

小參今朝五月初一東海鯉魚奮翼觸著池上蛟龍
雨下盆傾滴滴更兼鑼鼓聲喧賽過青天霹靂就中
還有希奇空際寶華栢歷且道是甚麼華響白旃檀
華五色錦葵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地湧金蓮
華都來只是眼華昔日法華會上放光在前雨華在
後今日雲溪這裏雨華未畢紺瑠璃架上一道寶光
直射到琉璃河畔樂音樹下感動了東方延壽如來
和那日月燈明佛影現而前向琉璃殿上顯作佛事
你諸人可曾見麼住住住蛟龍鼓裏天樂聞空他喫

瑠寶珠一時成佛去也大衆諦申回向

小參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如何是更相涉疊松
是松棘是棘鵲是鵲鳥是鳥乾三連坤六斷切莫移
易他一分毫許如何是依位住響將山門來佛殿裏
移佛殿向山門前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
出女子身中入定時男子身中從定出身上出水身
下出火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震仰盂艮覆
碗神通妙用法爾如然以拂子畫一圓相云異不異
同同中有異渠不是我我正是渠向下文長留在來

日

老人拿倒我却路見不平爲他諸人各各代一轉語時漏下已三鼓闖入方丈裏邊與老人胡亂一上當時哄動叢林謂世臣徐子明得向上事也又翁季祥居士以三玄三要語來問老人我却從旁饒舌翁大驚異又我往年曾踏碎蚌殼打失鼻孔故老人垂問云然如今已過十年鬚眉變易年老衰頽倒比當初不啻溜了說便恁般說五十年以後失却龐公一個箴籬四十年以前欠他清平一個木杓解修居士與我異世天親他雖在俗我^性出家兩個五百共成一貫今日解修兄爲我慶生設齋整整代他忙了一日

將曹溪一滴水煮作金牛飯烹出趙州茶和那雲門饅頭鎮州蘿蔔一齊供養大眾了也他是我家裏人未免說些家裏話大眾看看早是夜分時節日輪多少高了各各吃茶且莫空過

茶話我前日曾有個問頭云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峯爲甚麼茗溪不度監院伊人答語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恁般下語却也自能作得主宰但是於古人話頭猶未十分却好若有人問我古人道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峯爲甚麼茗溪不度卻問道昨日有人上徑山不惟荅在問邊亦且爲他詔陽老人通一線地

這個且置畢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莫是睹史陀天
是諸佛出身處麼莫是迦毘羅國是諸佛出身處麼
莫是藥白象舞神龍金蓮布地玉毫飛空是諸佛出
身處麼且喜沒交涉

茶話昔日洞山與泰首座喫菓子次山云有一物上
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撥退菓
子桌瀉山詰云這菓子不但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
孰敢正眼覷著雲溪則不然待他洞山恁般問祇向
他道某甲祇會喫菓子只管把菓子亂喫管教他洞

山開了口合不得多少是好

茶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當時夾山洛浦截斷舌頭
此語大行致有今日今日溪月盡全雲山不異睂橫
鼻直鵠白鳥玄從天台來往徑山去一齊走向西溪
自烟水路入樓閣門未免經過河渚鯨吞海水露出
珊瑚直恁他夾山船子南嶽青原從上老古錐一條
繩牽在那邊頗得自由自在分這個且置卽如世尊
初生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雲門
雖善抑暴鋤強平高就下也只令行太過未免誅戮
有功我却不然若見他世尊當日恁般說祇向他贊

擬述
孔氏所論言金卷二
三
歎道瞿曇瞿曇太尊貴生管教他釋迦老子面青面黃上天不得入地不得且道與雲門相去多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有甚工夫共伊鬪優鬪劣

茶話澗梅居士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據智兌看來雲門多管閑事與他三十棒和尚分中還甘也無師云雲門若甘卽得士禮拜云只曉檢點他人豈知帶累自己師云還有問麼進云大眾莫爭閒氣好師不顧士又問五位王子師乃云臣奉于君子順于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作麼生說個孝的道理但一切處自然莫教觸犯莫教違逆件件到恰好田地這是子

職之所當盡古人說君說父是明他尊貴一頭說臣說子是明他奉重一頭要識尊貴始解奉重王子灌頂以傳持向上而言內生者內院降胎化生者法化口出誕生者中宮誕育並是王種末生者陟自庶僚朝生者產由嬪御並是臣種分內紹外紹者須是不出階級不歷功勳單明尊貴一路如今人君臣五位不辨來由更說什麼功勳王子直如矮子觀場一總由人他自己從不曾見我往時著有洞宗剩語這些門頭戶腦畧說分明未免婆心太過你諸人曾見麼若也不甚辨得清從上綱宗切忌錯舉

茶話日月坐逝形容就衰猶憶初生之夕我母夢一
清奇長老走入門來遂爾誕育後二十八歲我復夢
見一老僧示我夙因命我出俗既見其人還履其境
鐘磬宛然戶庭不改奈蹉跎跼跼過了許多時節開
甚大口還說如來比肩祖師方駕聳古人道得好不
慕諸聖不重己靈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儘得受用然
雖如此山前山後荆棘滿林船往船來陸沉不少尋
常切須仔細

茶話男不婚女不嫁爲縉爲素一總由他頭上紗巾
草鞋脚下無端一個破笠籬賣斷天涯無人着價麗

公麗婆麗子麗女好生奇特當時還有個甘贄行者
在南泉會下弄些手脚便乃隨緣作活本分生涯他
一家兒受用不薄巖頭在甘贄家過夏把針次贄向
頭面前走頭乃作割勢贄歸着衣禮謝妻問翁作麼
贄云不得說妻云有事大家知贄舉前話妻云三十
年後一度飲水一度噎女聞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
命在簷上座針頭上一時割去也無他三三兩兩酬
唱一回卻也十分捏怪如今看將起來畢竟針割得
入針割不入雲溪不惜口業從頭註釋一上與你諸
人送茶甘贄行者家鬼弄家神未免手忙脚亂這婆

子哈哈冷笑筭來不值半文錢女兒矢上加尖也是
龜毛長三寸還知他齎上座麼客來無祇待閒撥短
琵琶彈拂子一下云是甚麼

茶話春去了春去了綠楊樹樹啼黃鳥東村大姐採
茶忙滿路兒童拾香草珊瑚落地無人掃撐渡船的
日日起早怎奈他老婆子抱個耍孩兒歪廝纏靈照
女一箇菜籃提起放倒討甚七珍八寶琉璃琥珀車
渠瑪瑙保福茶趙州茶總來是羊拾草禪和子家到
處覓相似語弄聰明求解會穿鑿穿鑿將他古人公
案事事要問個出迹句句要討個路頭雲溪這裏密

不通風尋常未免的怪我不肯說今日註解一上與
諸公送茶何如何如時適猫叫因云卽如這個猫豈
不是南泉斬的南泉斬猫當時卻有個緣起偶可的
一個猫走到家裏來他兩堂首座一個是修行人說
菩薩戒中不許長養猫狸猪狗放他去了罷一個是
尖酸鬼說這兩日老鼠多前日一釜羹被鼠糞汚卻
昨日兩個老鼠走入牛角去留他這個猫兒努起眼
睛照管照管也好兩個一句話爭論不了惹得南泉
長老一時惡發將一把殺人刀當堂提起說道得卽
不斬道不得卽斬這個老漢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着甚緊要他兩堂首座且會放憨一總只不理他各自去了這老漢一場掃興無可奈何生生的把個貓兒一刀兩段可憐可憐好個玉面小猫兒七條性命無事無辜斷送在南泉手裏閻羅王上了帳後來南泉現生之間變一隻水牯牛受個花報這殺生罪過不當要的時候曹山恰在會下將他個死貓頭着意收藏憐他無故而死後出世時蓋一間房子供養他起來又尋個金毛獅子來配他如今人說金獅子玉貓兒却是這個出迹這話是有根據的南泉道披毛戴角曹山也道披毛戴角兩個商商量說的正在這

個時節還有一樁奇特的事當時睦州賣草鞋適值黃巢作反睦州人將一隻草鞋掛在城樓上那黃巢疑以爲奇一時退了兵趙州是睦州同參向他覓得這草鞋藏在身邊要緊要慢也好用用恰遇南泉惡發那趙州老漢心裏思量道黃巢百萬大兵這一隻草鞋退去了況且這殺貓的老和尚有多少伎倆只將這草鞋去抵對他便了恭恭敬敬將個草鞋頂在頭上且看他如何只這草鞋果有靈驗南泉道子若在救得這貓兒且道一隻破草鞋什麼希奇若不是睦州城上來的怎得這等靈驗你諸人切莫破趙州

瞞這般極奇極怪的新聞最親最切的故事你們一
向穿鑿穿鑿曾穿鑿得到麼如今註也爲你註了講
也爲你講了這公案何等明白一春九十日終日講
故事話新聞有甚麼限春雨如膏夏雨如饅頭周文
王是糊餅莫道雲溪不道雲溪長老從來老實一句
不打誑語的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二 終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者 智樞
智信 編

示衆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時時顯道古人
不謾語一大藏教是謾語千七百則公案是謾語天
下老和尚舌頭是謾語爲甚道古人不謾語須知古
人話頭總只應個時節有問有答蓋是尋常一切處
成現轉轉輾輾地不費纖毫氣力自成文彩自有眼目
不是尋常湊泊得的祇如芙蓉楷與投子青遊園次
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楷曰與和尚提鞋拄杖
不爲分外青曰有同行在楷曰那一個不受教青遂

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楷曰更請舉看青
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卽點燈來青曰上來下去總不
空然楷曰在左右理合如是青曰奴兒婢子誰家屋
裏無楷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青曰與麼殷勤楷曰
報恩有分看他兩人絲來線去全表尊貴一門問在
荅處荅在問邊總不傷鋒犯手這便是個回互正偏
的樣子若是臨濟門頭一言半句火急殺人然亦有
開閑說來自饒有趣的禾山普問黃龍南倒却門前
刹竿著意旨何如龍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曰
曾到龍曰曾挂搭否普曰一夕便發龍曰智者道場

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嘿然良久理前問
龍遂俛首南公幾句話頭一片肝腸和盤托出將他
飲光尊者些兒活計盡情漏洩了也可惜許禾山這
漢太煞鈍置臨濟下主賓互換各逞宗猷丹霞龐老
作偏在前舉師叔到瑯琊描摸欲盡我如今再舉一
節樣子法昌遇與英邵武別謂曰三年聚首無事不
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云這個且置
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遇曰臨崖看潁眼
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聖凡無異
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甚共語處

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門且置這個事作麼生遇擬掌英約住曰這漳子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他兩人弄一毬子你抑我揚你坐我立何等自由自在分風穴見鏡清慈明見楊大年總只一鼻孔出氣發明賓主宗風古人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主且不是賓照且不是用既然主不是賓照不是用爲甚一喝中却總具得一不成二不就收得儼放得開說分也得說合也得又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既然主還是主賓還是賓爲甚却許互換闍黎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

下人這些所在須要一一分明不可囫圇吞個棗子賓看主主看賓是臨濟一期說話賓中主主中賓是臨濟當日法門不可扯做一個猶之妙德尊寰宇五則語是曹山一時問答不似白衣須拜相五偈與五位功勳相配也去聖時遙承虛接響總只一味糊塗參學人大須仔細

示衆古人道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語真要在此道中覓個去就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莫虛度了日子古人一言半句不爲虛設你只把他古人言句仔細挨求挨來挨去挨到沒把捉處沒尋求處切切不可

可放鬆了正當十分去不得的時候理絕情枯冷灰裏爆出一粒豈來不覺通身慶快那時憑你有語也得無語也得尋常吐露一絲毫自爾蓋天蓋地如今人口裏轉轉輾輾只管向本子上記來意根上下取且喜沒交涉還有一般孟八郎漢不管三七廿一硬差排強作主說道我能轉物越發沒交涉尋常見你諸人念詩章求解會咬文嚼字胡說三千若到雲溪門下一些也用不著不是教你空心高腹不看教不讀書大踏步向前逢人稱善知識看他古人周金剛言法華青華嚴何等樣人未免研窮教典又曹山夾山

鏡清風穴雪竇皎然文彩詩歌班班可見古人道既得本莫愁末雲居老祖道入此門中不是等閒當時二祖博通三藏歷覽詩書終不自家取則端向達磨老臊胡覓取心安是個什麼道理又云縱然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關自己事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相干又云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皆爲滲漏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一毫髮去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直是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恁般說話真切爲人可是你之乎者也胡說三千讀等韻念詩章了得生死的麼三藏十二分教

諸子百家若會得時都來是個祖師註脚七縱八橫
拈起卽得若不會時只這秦時轆轤鑽咬嚼不破你
試將平日讀的看的記的誦的湊泊湊泊看管取一
些也用不著生時用不著死時也用不着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臘月三十日到來這些讀的看的記的誦
的可將得去麼越色力強健豎起春梁畢竟討個下
落果然到得不疑之地打開自己寶藏傾出一栲栳
來粗言及細語莫非眞實義且道如何是眞實義聲
啊哪啊哪忘記了也

示衆古人爲一大事因緣出見于世抑不得已立個

話頭千七百則公案一了都了達磨西來直指人心
開口見喉嚨本無秘藏本無蓋覆青原南嶽雖則別
露爪牙自唐以前規模整肅宋人務爲詭異奇言妙
句簇錦簇花或畱用方語流行或并作詩詞傳布闖
湊更番換人耳目波羅揭諦究竟不離他元字法門
周吳鄭王未免又添些後來註脚若也豁開正眼薦
地掀翻都來是個甚麼道理庭前栢樹子青州布衫
鎮州蘿蔔麻三斤乾矢橛你諸人終日商量終日擬
議盡四天下走將一遍來如今曾得個透脫也未如
已透脫且莫草草承當須將他千七百則差別法門

一一透將過來不得一味依通解會如未透脫直教
壁起背脊咬定話頭畢竟要尋他古人落處不得道
這是無意味語沒可尋思一向丟在無事甲裏他古
人一句話頭斷人命根你如今草草放過自瞞瞞人
辜負他祖師不少且要問你抱本修行三藏十二部
教理宛然豈不現成爲甚麼要參一句話頭來作祖
師門下客如今人稱禪客擬問擬答論古論今祇辦
個架格遮攔說明得祖師門下事却不知祖師門下
爲明何事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正當不思議時一句
話頭蓋覆將來不受他瞞惺惺歷歷這便是當人親

切受用處稱此以往眼不被色瞞耳不被聲瞞鼻不
被香瞞舌不被味瞞身不被觸瞞意不被法瞞八萬
四千毛孔不被八萬四千塵勞煩惱所瞞灑灑落落
豈不是個了事漢子古人于一言半句下了却生平
一了則千了百了一齊都有了有如許奇特有如許證
據實實于脚跟下得個了當不是說了便休的若是
說在一邊行在一邊又成得個什麼有一般伶俐學
人拈也拈得頌也頌得問他話他也荅得只是未在
我如今要覓個不會佛法的你只百不知百不會尋
常日用中剎那剎那念念與本分相應莫教走作現

前無法可得無佛可成古人道他本分事尚不取何
況其他那時莫管他有佛法沒佛法千七百則公案
舉起便會也不用奇言妙句也不用簇錦簇花只老
實頭一句語言顛撲不破似這般樣的人便許他擔
當佛法也放行把住著著歸宗棒喝語言頭頭見的
古人以悟爲則語言棒喝是悟後的三昧不是將語
言棒喝當得悟的但目前都莫擬議都莫尋思一切
處一切時動你不得轉身吐氣不假安排始是現前
親切句子一句語下要透生死不是等閒祖師西來
不是兒戲

示衆古人道只貴子見處不重子行履他承當處十
分穩密見得徹守得定大段放心不怕甕中走却熬
非謂置行履于分外也古人四十年打成一片立枯
木堂長坐不臥除二時粥飯外無雜用心終身牧一
頭水牯牛放亦不去是行履不是行履隨緣放曠任
運逍遙披毛戴角是類墮解向異類中行不斷聲色
是隨墮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他知
有尚不取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且道是甚麼時
節甚麼受用曹山孝滿曹山好顛酒莫行心處路不
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是一串語無功

之功功就之功洞山土地三十年不見洞山雲居歸
菴寂坐天神遂絕是行履不是行履祇爲他一輩弄
精魂漢終日呆椿椿地守個死屍不知向上爲何等
事又三家村裏末學比丘執着小法嘗爲淨名所訶
故曰只貴子見處不重子行履非可流連放逸縱恣
猖狂藉口老莊托情嵇阮忽繩檢爲不足拘置儀律
爲無可語天魔外道是處成形狐狼野干磕頭撞額
奈何奈何理須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有修有證古自不誣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見解
人多行解人少如今真實具正知正見的尚不多得

何況他行解人古人炊折腳鐺牛糞裏煨芋使者先
行後坐脫天子詔之尚不起况肯向十字街頭架大
屋養閒漢耶有因緣沒因緣有福報沒福報總不干
他佛法事豎起個硬脊梁以佛法爲已任傳古人未
及傳之心開當世不敢開之口一言半句流播將來
使萬古千秋知有今日也不愧大丈夫漢出世一番
塵中能作王化外自來賓百草頭認他祖師闢市裏
識取帝主這裏還有行履處也無不落因果前百丈
也明不得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後百丈也明不得大
修行人大修行人又且如何問取拄杖子

示衆有一種人活了死不得有一種人死了活不得
雲溪這裏有一丸藥也能殺人也能活人只要辦個
引子且道以何爲引子方丈後與汝說明
示衆無事生事好休不休看看捱到末梢頭筆管裏
煨鰕乃拍掌頓足一下云呖著甚來由
示衆豹不舍則不能變鷄不伏則不能鳴蟬不啞則
不能蛻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大死一回出來與老
僧相見

示衆辨驗綱宗在於今日尤爲喫緊沒頭腦漢好友
胡喝亂喝喚作賓主往來及乎問他從上家風此中
黑漫漫地我洞宗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須知是個甚
麼意思不是叫你記些白雪烏鷄逢人便念的如今
人問他何者是位何者是功未免目瞪口呆呆似這般
辯魔揀異也太遠在

巡香示衆前世不修做了一個趕脚兒的夫頭跟了
一隊瞎驢瞎馬兜得一主生意往北京去走一遭緊
趕緊走漫漫趕漫漫走整整的芒了許多日子想將起來
好不干係就中倘有一兩頭不受羈絆的一鞭子打
去猛可的掙斷韁繩一溜風走了連他老人家厝手
不及倒也無可奈何如今將次到驢子巷口了且喜

平安無事

示衆連日來見你諸人也有自騎馬自嚼節洋洋得意的也有空撈撈坐在死水裏的也有咬牙切齒恨剝剝的也有苦苦惱惱趕不上的還有話頭拿不定的還有四大調不來的可憐可憐參禪學道須要識些愧耻趁期場趕熱鬧惶恐殺人這裏甚麼所在不是你合頭一句大話瞌睡當得死的平日語錄上偷得一句半句教典上看得一行兩行和會和會差排差排說前日某和尚指點的某道友商量的硬了面皮走向人前便要喫放參飯却早一顆米糝兒裏你

力量果然不佳怪你不得恨剝剝地怨着誰來古人
大慈大悲開方便門施作佛事一言之下一日之間
頓超直入不是你懵懂癡呆成辦得的不是你伶俐
聰明做造得的百不知百不會大死一回翻身轉來
多少慶快可容你聰明得麼可容你懵懂得麼懵懂的
且過一邊聰明的人來來我有一句要問你個落
處

示衆我當初宗會庵打七與如如在茅棚下兩人
對坐不交一言及乎入堂去徹夜不放參旁僧爲我
安蒲團整被褥我總不知他是短是長是張是李至

今不辨得是甚麼人耳畔裏鐘響一聲偶可的觸着
小時節四句說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
笛兒蝦蟆打杖鼓自笑一回而罷當晚衆人入室也
去隨喜一班不啻溜漢個個被老人捉倒我卻爲他
一十八人每人代一轉語一衆驚異次早老人喚我
近前說有一語這裏人多不便說得可隨我到招化
寺來我卻隨入招化寺中老人云道取一句看我衝
口云香爐八隻脚老人一場痛罵罵得我頭也不敢
擡走到家中從新做工夫起整整被他擔閣了五年
纔承付癩愚庵老漢恩大難酬我當時若作罵會豈

有今日我當時若不作罵會豈有今日大衆且道香
爐八隻脚當時過在甚麼處你諸人試爲我代一轉
語看

示衆一句話頭超生脫死多生習氣歷劫無明當下
一刀兩段第一要疑情切疑情若切則散亂不除而
自除昏沉不遣而自遣眼巴巴地覷看一句話頭不
要放他轉欸平日悠悠忽忽過了日子走進堂中畢
竟要討一個下落得也在此一期失也在此一期攘
性命與他作對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
這事不當小可還有已過關的自恃一知半解得少

爲足于日用應緣往往把捉不定越此期塲正好向
脚跟下椎劄椎劄古人道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
古廟裏香爐去尚不許他何況今日去之轉遠你纔
向十字街頭打個之遠便不相應也畢竟受病在什
麼處所豎起脊梁急自辨取
示衆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正是生死岸頭事爲你將
識情擬議言語差排貼肉汗衫正脫不去在古人轉
輾輾地全向不思議流出不似你倚牆傍壁從他家
模子中脫來的

示衆獅子吼野干鳴總莫趕他行隊孤迥迥峭巍巍

一堂冷淡千古分明恰自有一種不可磨滅處你諸
人爭勝負論是失到處打團團且問有多少利益
示衆參禪要離心意識參不論你初參久參古人言
句上定有看不破的日用應緣中定有打不過的只
將這看不破打不過的一提提起放在面前不要許
他轉欵如鷄抱卵如猫捕鼠一不做二不休畢竟要
與他討個倒斷眼睛裏耳朵裏齋堂裏佛殿裏行時
住時坐時臥時只有這一件事死也不要放他正當
打併不開的去處切莫將現成道理來解說圖圖句
子去搪塞離心意識絕去來今將一具不伶俐的

死尸靈好友交付在這一點兒上天可憐間因地一
聲日子畢竟有個落處到那時節方信老僧之言爲
不欺也千生百劫只在一剎那間努力努力
示衆銅牆鐵壁打不開時切切不可放鬆了這裏急
着精彩撥命一回翻身轉來多少慶快

雲溪偈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三

終

雲溪偈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四

侍者智巽編

普說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又道說取行
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須知他古人說到行到此事
不端在舌頭上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向一句語言上
辨出他是何等樣眼目不屬有言不屬無語句中意
意中句全不是識情奏洎得底語不離窠臼焉能出
蓋纏曹山設三種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貪妙失宗機昧終始一肚子泥牛木馬
白雪烏鷄奇言妙句衝口而來若于轉處留情到底

言成滲漏豈况觸犯所失尤多參禪學道要斷他脚根紅線纔有一毫頭便有一毫頭古人頌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又云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要辨他清中濁卽易要辨他濁中清卽難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木人與歌石女起舞血脉不斷全不是識情湊泊底知是般事便休却又弄些口頭三昧古八原不在舌頭上作活計鐘不撞不響鼓不打不鳴沒奈何他不得洞山云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但能相續各主中主他得的人綿綿密密不住這邊不住那邊水上按葫蘆把捉他

頭脚不着玉線金針絲絲相續這個相續還是句中相續還是意中相續古人道念念不間斷心心無處所意相續故句相續句相續故意相續所以說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拳一句話頭直得超生脫死爲他得的人出言吐句蓋不尋常言中有響句裏明機這裏不當容易臨濟一句中具三玄雲門一句中具三句舉不互落顧佇擬思量何劫悟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離色離聲絕情絕謂若向言前薦得猶然滯殼迷封直饒句下承當未免觸途狂見擬心卽失用意卽乖瀉仰下宗風兩口

一無舌還容你擬議得麼汾陽立十八問個中仔細
同道方知也是盡蛇添足後來獵犬全靠枯椿尋常
分辯道這個是呈見解問這個是驗主問更向他荅
語上一一搜尋認定個接初機句辯衲僧句正令行
句定乾坤句穿鑿穿鑿捏死蛇頭將古人活句子都
弄做死句子且問你古人一喝有時金剛王寶劍有
時踞地獅子有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他這一喝還能定乾坤也無還能行正令也無還能
接初機也無還能辯衲僧也無這裏若不知差別未
免顛預這裏若只管支離全成露布學道不至忘情

處饒你搖唇播舌簇錦簇花將他古人一落索貼在
額角頭逢人施設一番總敵不得生死古人以悟爲
則語言三昧從不思議中流出福建人打鄉譚隨口
說自然合拍鎮州蘿蔔青州布衫可是有什麼格
則把捉得定底麼初參上士勸你一味老實頭且去
咬嚼他一個顛撲不破的現成句子咬嚼來咬嚼去
到那燈籠綠壁碓嘴開花一切老和尚舌頭自然欺
汝不得了也切莫穿鑿饒你穿鑿將來且沒用處坐
曲盤床爲人也須識些利害這裏什麼所在可是記
誦詩章解說方語當得佛法的麼向自己胸中吐出

一言半句真實可以殺人可以活人見不透語不徹
隔靴抓痒畫餅充饑有甚交涉他悟的人如珠走盤
如盤走珠刀鎗隊裏荆棘林中獨往獨來轉身無礙
眼裏着得須彌山口裏着得四大海是說到行到的
如今學語之流急須識些愧耻始得

晉說入此門來勝心客氣一點也用不着古人遇貴
卽賤逢強卽弱千變萬化出沒縱橫沒處摸他頭腦
你若作是非得失商量一總錯了也巖頭道德山未
會末後句太原道老凍膿猶有鄉情可容你作是非
得失會麼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又道趙州古佛從

此不荅話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雲居道個不必
興化道個何必欽山在張四郎處從巖頭說細大法
門又定上座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可容你作是
非得失會麼法眼捲簾趙州勘二庵主可容你作是
非得失會麼興化擯克賓保壽開堂可容你作是非
得失會麼如今人大似矮子觀場也不知他古人落
處一味爭門戶逐高低如鄉裏小兒相撲多喫得一
張嘴多打得一手拳自以爲勝還知占便宜處失便
宜麼老子云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青原下諸尊宿如
德山雪峯欽山雲居盡能解放解收自由自在獅子

據地不露爪牙古人謂之陷虎之機又謂之紅綿軟套不知兵法不辯來鋒只顧貪前不顧失後趙州與文遠鬪劣把將胡餅來大好一場笑具黃蘗打百丈臨濟打黃蘗當仁不讓也不爲強芙蓉楷提鞋拄杖轉側相隨也不爲弱一個吹毛在手未容眨上睂稍一個寶鏡當前不免轉身退步用處不同激揚向上其歸一也有般漢不知好惡謂臨濟下兔起鶻落不容擬議思維人境俱奪照用同時快便難逢十分好手曹洞下機思遲鈍直得面青面黃正偏回互背觸俱非轉盼之間白雲萬里似則似是則未是三玄五

位何異何同紅旗閃鑠五逆聞雷馳書到家何彼何此昔人以正中偏爲奪人以偏中正爲奪境以正中來爲俱奪以兼中至爲俱不奪雖不必盡爲扭合亦何至大體差殊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長年不出戶清風拂白月四賓主語是同是別洛浦本在臨濟會得個賓主句濟稱之謂赤稍鯉魚到夾山一喝也未爲錯及乎被他夾山說甚雲月是同溪山是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却便去不得未免向他藥山船子屈首一回可中容你優劣得麼風穴鏡清一唱一和言詞磊落文采縱橫這也難

爲高下維浦臨終謂彥從上座言先師道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實那
句是主當時維浦兩彩一賽旣露他船子鋒鏖復攬
他瞎驢行市彥從道不會實不會且道他皮裏還有
血麼如今人遂謂苦哉苦哉一傳而絕殊不知維浦
嗣法十有一人首座彥從一總不容埋沒疎山食後
挾之使吐謂應他倒屣三十年一等是個用處矮師
叔用得奇特今人不知都說是非又說受他老古錘
懸記可曾夢見疎山也無疎山欽山龍牙雲居一時
洞宗高弟良禪客見欽山雲門見疎山羅山荅疎山

語至今咬嚼不破且道當時是甚麼樣人他把將世
間是非情見得失根苗絕毫絕釐都不放在眼孔裏
憑他說我會也得說我不會也得說我這裏有佛法
也得說我這裏沒有佛法也得達摩面壁隻履空歸
何不向他癡人前與他一頓痛棒咬人大蟲慣不露
齒你若一味爭先淮陰少年勝他韓王孫有分

普說祖意教意不同不別佛說四十九年橫說豎說
長說短說盡情露布了也最後拈花別行一路將謂
有多少奇特今人動口說如來禪祖師禪將這些義
學禪和一齊抹殺惹他惡發也要螳臂當車撫拾些

叢林話端逢人呶呶好笑好笑當時阿難結集迦葉傳衣本是一門從無彼此南能北秀同出黃梅四七二三大大家許可如今禪自分門教自立戶宗天台者謂賢首爲眼目未開祖臨濟者謂雲門爲師承不確佛沒二千年比丘少慚愧信有之乎永明壽禪師著宗鏡錄禪淨教律靡不兼該無同異中何苦強分同異諸人或叅一句話頭或念一句佛或看一部教或持戒修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只是尋常事在自已分中惟恐殼不及有甚工夫檢點別人你只將檢點別人的精神用在自已身上待做到家時看他

禪淨教律是同是別如今且在門外亂叫喚作麼詔國師本嗣法眼憂天台之失傳疏請新羅傳寫文義在他古人多少公心杜順和尚清涼國師未必全無鼻孔華嚴法華總只佛說管窺蠡測尊已卑人如夜郎王不知漢大又念佛法門也是先佛垂訓廬山遠公在達磨前幾十年若人個個念佛個個往生連他老臊胡也省東土來走一遭免得許多狼籍抑不得已一條匾擔兩頭擡說淨說禪大家救取好笑這些欠頭腦漢念佛到沒意味處便要叅禪叅禪到沒把握時又要念佛這也罷了却又分青分黃論長論短

誑惑人家男女我且問你你曾認得西方麼若認得時西方無許多般不容你說頓說漸說淨說穢將許多道理配合得的豈況許多揀擇許多憎嫌卽今先自不清淨了臨終安得清淨古人道得好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且莫放倒一邊古人千經萬論塞壑填溝祖師西來不立文字豈是教你呆椿椿地一竅不通單只播弄嘴唇獨逞伎倆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不看經論不習威儀自謂徑省三家村裏兩箇筭沙漢記將幾句現成本頭却也角立門風自說自道旣稱比丘持戒是本分事忽畧繩趨放蕩規矩取玷法

門自招罪過有等俗士不識大人境界不知隨順因緣偷事繁文或崇枯簡將使西天外道不食麻麥及投灰等反踞如來之上有是理乎語言棒喝都是祖師用的臨濟賓主曹洞君臣何分勝劣自熙寧小人呂惠卿張商英輩逃入佛法純以意見用事中間衲子或被曹洞放還或被雲門捉敗蠱惑多端搖唇弄齒如盲摸象取笑作家直至如今此風不息爲可嘆悼莫管他臨濟曹洞是正傳不是正傳但只了得生死斷得命根自解作活計語言也得棒喝也得當時青原南嶽同受師承法眼雲門何彼何我若論洞山

閻奧十個有五雙不知卽如三玄三要臨濟綱宗古塔主特地區分洪覺範無端證據致使宗徒割裂長老顛預肋下三拳遭人擬議不知汾陽意旨極是分明且問你諸人嘉州大象陝府鐵牛西河獅子是一個是三個一句三玄一玄三要明明舉似擬將大象說卽是鐵牛鐵牛說卽是獅子也不得擬將獅子說不是鐵牛鐵牛說不是大象也不得謂法界廣無邊爲亟蓋乾坤句釋尊問阿難爲隨波逐浪句直出古皇前爲截斷衆流句卽得謂雲門一字不具三句卽不得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昧者不知

猶然逐塊何況功勲王子種種差殊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不足怪矣如人父子相離久遠不識滴血入骨安有差違今者去祖殷遙不知真僞但將綱宗辨驗於人果能歷歷分明累黍不失豈得不是他家嫡骨兒孫問他家裏話一些也不知平白地走向人前說我是他不是且問你面皮厚多少如上所說盡是近今流弊汝等初學切須辨取

寒食普說只許州官兒放火不許小百姓點燈我便得你便不得自古清明寒食待新火也莊生有云火不傳而薪傳傳也不知其盡也說得何等圓妙歲時

記以爲弔介子推生生的不許人家舉火官中傳蠟
五侯奉鱗官不容針私通車馬禪和子家食生不化
見人說語貴回互莫犯當頭便乃閉眉合眼上前不
得又見人說啐啄同時當機不讓便乃一味亂做爭
先處強那知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四時改火榆柳生
春向道莫將來將來用不着野鴨子飛過去也昨日
痛今日又不痛也法身無相法眼無瑕祇道個法身
無相法眼無瑕便不是不道個法身無相法眼無瑕
又不是也趙州庭前柏樹子光孝覺云先師無此語
洞山展手鳥道玄路又說是莫行鳥道切忌玄路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我這裏揚
眉瞬目却得你那裏揚眉瞬目却不得也從來轉輓
輓地清明前一日用的清明時便用不着了這裏如
何話會屈屈大小是一個人家民間寒食禁苑飛
烟也十分不公道不見他西楚霸王火燒咸陽三月
不滅那時秦皇帝的號令也還拘管得着麼倚勢欺
人未免太殺了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
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以拂子向前
指云老僧共曹山顛酒去也杏花村只在面前大家
揀取一醉好

普說參禪須是鐵漢着心胸頭便判如何若何扯長
葛藤早是不啣溜了也今世一種咬文嚼字之流逐
字逐句要求解會將他碧巖集請益錄從頭讀了還
有許多故事解說不出的見了善知識要求講解如
此參禪如此學道總只謂之是雜用心參禪要敵生
死的多知多解生死分中濟得甚事饒你一言一句
歷歷分明剎那三昧中總不得個實落受用佛法無
靈驗不干他祖師事是你自家障礙了泉眼不通是
沙障礙道眼不通是知解障礙我如今勸你休息罷
放下罷百不知百不會罷你肯麼然又不是硬著肚

腸不求解會說一切語言都無實義的往往見幾個
顛頂漢子杜撰禪和硬作主宰遇着古人論訛公案
他也不辨來由却辦得個架格撫攔走到人前大模
大樣胡喝亂喝一味要討便宜承當悟道啐啐啐悟
與不悟是你自家本分事于他別人怎麼你若真實
是個悟的一了百了也不見有許多般爲何這裏却
穿鑿得去那裏却穿鑿不去穿鑿得去處便枝枝葉
葉扯上許多葛藤穿鑿不去處便沒解會硬差排糊
塗到底古人設立綱宗辨魔揀異爲你一流人如
軍中密號令相似不是你拍茫茫上門討死喫的軍

中有縱有奪有正有奇有暗裏拖刀有紅綿套索你若一味莽撞硬頭顱向前早是落他圈績了也我如今不惜口業告報分明以後切忌切忌還有一種下流之輩不思生死事大端一要鼓是非炒叢林爭執事短長論人情厚薄一總貢高我慢多開口強出頭拚命要撐個架子且問你剃除鬚髮所爲何事背腰包褌囊鉢千里百里所爲何事間羅老子面前這一肚子勝心客氣是用得着的麼幾曾爲你在叢林會下專僭便宜那些牛頭獄卒銅柱鐵床也讓你不成猛可的思想一回真是無謂參禪是自家本分事只

應個名倒在沒緊要一邊爭長論短豈不狂悖這等沒志向的人也不必論起還有一種假癡假呆推壘粧啞說我是初參我不會妄語其實一肚子偷心專要在耳朶上舌頭邊採取一言半言以爲奇特道聽塗說有什麼相干還有一種承虛接響團圓承當也不審話端也不識語脉偶可裏聽得些零碎佛法放在肚皮裏說臨濟曹洞原來是恁般恁般的春雨如膏夏禹如饅頭周文王似餠餅遠之遠矣你還曾夢見他門頭戶腦分毫許光影麼又有一種朝秦暮楚之輩趕熱鬧趁時光一言不合拂袖便行到老無成

以爲是衲僧氣槩這也罷了又有一種神頭鬼面假
意親依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實落不堪雕琢恐他善
知識看破遮遮掩掩張打聽李打聽記了些無頭學
問自謂可以欺人要走向三家村裏去粧大老或者
抄襲拈頌念習詩章將這邊的販到那邊將那邊的
販到這邊無非要騙一個拂子是這等欺心漢瞞了
別人可瞞得自己麼將來是沒受用的何苦何苦又
有一種凡劣之人受不得逼拶喫不得鉗錐好意翻
爲惡意語言棒喝一切作是非得失商量畏門庭如
網罟視知識爲仇讐斷送一生可惜可惜又有一種

村學究家風蠻禪和惡習謂公案是解說得的問着
要解說一上若不與他說便道瞞他深生嗔恨只怨
他家枯井深不道自己麻繩短古人道當時若爲我
說破安有今日又道我不重先師佛法只重他不爲
我說破佛法可是講說得的麼叵錯了也許多毛病
不知起自何人習以成風往往不覺世間仁義道德
還有些師資之誼朋友之情惟這一夥人最沒來由
今日出門明日便不相認古人三登九上一人處也
要到半人處也要到出一叢林進一叢林這也不爲
奇特但這些沒情沒義專要盜竊佛法的于叢林無

益于法門有損大踏步走向人前不知慚愧爲可嘆惜耳夜永話長珍重珍重

普說此事須實有頭腦須親見一回須明明了了如人說家裏事不是倚牆傍壁影響模糊瞞睡當得死的古人設立綱宗是他家裏人不勞問得如今人根器淺薄見地差遲一味探頭探腦書本上舌頭邊拾得封皮當信使見古人說理說事說暗說明說君說臣說黑說白說王說賓說權說實說照說用說玄說要說總說別說成說壞說異說同說顧說鑒說一句說三句說向上說向下說有相說無相說左匣說右

匣一總作道理商量便理會道我曉得了我曉得了據某善知識當初指點也只是這個意思據某人偈頌細細剖露也只是這個道理我如今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不怕甕中走却驚了吓吓你可曾夢見他祖師意麼眼睛上額角邊蓋覆將來懵懂癡呆一些兒也不辨得私下數得一擔芝蔴當官數不得一擔東瓜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不是你心意識領畧得的不容你心意識湊泊得的一等刻舟求劍漢步步擬議句句刻畫將佛法當作個死規模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逐句逐字從頭解去從頭認去越

發不是了也直教彌勒下生有甚麼限又有一等專執意見慣逞聰明或在法師會下學得幾句真如佛性般若多羅或在禪堂裏面曲益床邊聽得說道棘栗蓬金剛圈一切語言都無實義初間還畧有些信心依經傍註認定個耳聞目見手持足行的當做自已已是喚奴作郎不可藥救到後來肆無忌憚一總不疑語言將古人真語實語都猜做權語藥語天不怕地不怕闔羅王也不怕橫來也一喝豎來也一喝謂我能荅得話應得機抵敵得善知識可憐可憐將古人血淋淋地一片苦心埋沒了他却也罷了他時

異日你却要墮在阿鼻地獄不得翻身他儒書裏面曾說個無忌憚的小人正指此等須知佛法不是亂統的個裏一絲一線井井分明你粗心浮氣一些兒也用不着的佛法不是死煞的就中轉輾輓地虎跳龍興纔恁麼便不恁麼千七百則公案是個現成句子言言見諦着着歸宗如老吏斷獄引經合律一毫頭也出入不得所以喚作公案這個是臨濟下事這個是曹洞下事這個是瀉仰下事這個是雲門下事這個是法眼下事綱宗未立以前他江西湖南鼻孔撩天也不似黃檗心要六祖壇經一味的說有意路

語及乎五家分立施設非常本有本水有源圓中規
方中矩從苗辯地因語識人一句合頭語萬劫係驢
橛你胸中出出入入模模糊糊不是他李靖三郎那
曉得五花八陣主賓相見譬如兩刃交鋒一往一來
左衝右突直得百萬軍中自有個出身之路方不受
他當面活埋塵勞羈鎖如吹毛劒如牟尼珠入得佛
入得魔了無一物當前二六時中恰恰有恁般受用
所以當陽施設八面玲瓏恁麼却不恁麼不恁麼却
恁麼如淮陰用兵暗與古會不是骷髏樣子捏定死
蛇頭說主賓說玄要說正偏說明暗的古人道只貴

子見地不貴子行履不是不重行履蓋見地行履沒
有兩般見得到行得到行得到說得到他活卓卓地
原是箇八角磨盤終日喫飯不曾嚼着一粒米終日
着衣不曾掛着一縷絲終日鼓兩片皮牙齒不關風
舌頭不在口裏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問在荅處
荅在問邊絲絲毫毫不差累黍古人謂之血脉不斷
血脉不斷猶目機銖兩也然目機銖兩兩箇蓋乾坤不
涉衆緣總在一句不是語帶廉纖謂之血脉不斷也
懸崖撒手他是何等家風如萬仞峯頭恰更垂綸千
丈應機接物不得不然箇中須有個恰好處夾山遇

船子雲門見雪峯正其人也不知偏正不識倒斜爲人則禍生僦侗顓頊總沒交涉巴人下里處處稱尊雪曲陽春知音絕少個中關板子料得少人知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乃噓一噓擊拂子下座

普說寒來徹骨已知歲盡年窮春到人間須信星回斗轉做工夫的人須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過卻一日差了十二個時辰過卻一年少了十二個月分趣年力壯盛單刀直入千七百則公案隨手掀翻一悟永悟一徹盡徹不是郎郎當當如水浸鷄卵石相似

今日知此明日也只如此今年怎的明年却更怎的平常間且圖好看逢人見鬼說麻三斤乾矢橛南泉斬猫德山托鉢女子出定我也拈得我也領得及乎問他二六時中安身立命處依舊業識茫茫一些也受用不着似這等沒頭腦人臘月三十日到來端的是落湯螃蟹管取手忙脚亂你諸公隨我也有三年五載的也有一年半歲的平日裏說宗說教口巴巴地却似一班作家直待同你仔細盤桓將古人差別去處較勘將來未免面青面黃舌頭打脰脰總因你蒲團上未曾坐得十年二十年不過在門頭戶腦依

通解會穿鑿穿鑿鹵莽承當謂我于此事已看到十八九了驢鞍橋作阿爺下領轉認轉遠今日恰好除夕一歲已周請諸人各各打筭一回不得自瞞瞞人取性亂道果于五家宗旨差別路頭一一透得直至不疑之地否果于三乘十二分教了了分明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否果于十二時中把捉得住應用隨緣直下不走作否果于脚跟下事說到行到橫來豎去不犯絲毫開眼合眼盡在這裏否須具有恁般見地纔有恁般作畧不是你麤心大膽強作主宰逢人打三十棒筭得佛法的不是你鼠竊狗偷弄聰明闍智

巧算得佛法的不是你模糊影響書本上看來一切相似語算得佛法的人生好光景不多轉眼二三十年便成衰老道人聚會共學无爲選佛場開心空及第八十公公入場屋此事不當見戲大家相聚喫葷齋也要知他滋味

昔說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這一絡索切忌提起提起嘮嘮叨叨說個不歇未免播揚家醜昨日有人從弁山來得櫻寧法姪語錄一卷絮絮千萬言辯剝到底祇因他數十年前三峰藏禪師曾將我洞宗家裏事請益雲門先師翁并博山和尚當時兩個老漢

直直截截一總荅他去了只是不曾下得一個註脚
煩他三峰禪師費心費思着了許多言語櫻寧禪師
又不合上他釣釣相罵饒汝接嘴櫻寧櫻寧總沒來
由一肚皮好佛法說在空裏他好心請益只合好好
對他說爲甚惡發起來使諸方見了作是非得失商
量是何道理這老宿所問一一是該問的如今還有
許多人疑着雲溪不惜口業爲你諸人解說一上以
息兩家之爭省得後來牽牽纏纏疑個不了寶鏡三
昧是洞山親口披宣說向曹山的雖云從雲巖先師
得來却不曾刻定個時日云某年月日付授若確確

實實是雲巖一五一十說的何不列在雲巖章次却
列在洞山章次古人師承有據如雪峰云自從先德
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不敢沒其所自始洞山
云從雲巖先師得寶鏡三昧蓋云此旨得自雲巖明
師承有據也疑他洞山未悟道先付法好笑好笑洞
山老漢今日被人捉敗了也你平日口巴巴地臨末
稍頭還要辨個愚癡齋胡亂一上也大奇也大奇無
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便得知
全是弄鬼眼睛一總沒有來歷却不道果然果然當
日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誰逸師真巖云祇這是山

良久非雲巖良久也傳燈所載甚悉後洞山出世僧問先師道祇這是意旨何如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僧云卽如先師還知有否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你諸人卜度卜度看雲巖果然是不知有麼洞山果然是錯會麼當時洞山良久面目宛然祇因錯會一語後來人以訛傳訛都成錯會只這良久處你諸人曾親見洞山麼過水逢渠是古人末後一着教中有根本智後得智宗門有差別智大慧杲大悟小悟高峯枕子落地始看破王人公雪峰鰲山始是成道洞山蓋天蓋地於良久處

已是覲體承當過水逢渠這裏別開生面渠不是我我正是渠只渠我二字打疊他正偏明暗君臣理事從上徹下許多回互法門不當容易所以寶鏡三昧中有渠我語洞山過水時作渠我語曹山得法後又作渠我語請問諸人渠不是我我正是渠是一個是兩個你諸人終日說偏說正說君說臣還曾夢見他家裏事麼洞山過水時睹個影子猛可的觸着他心上些些將雲巖祇這是一線穿來渠我根苗眼前發露隨口說個領子建立綱宗非至此時纔是桶底脫也且道渠我有多少希奇洞山說了曹山又說萬古

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分明是差別智也曹山說理說事不爲分外巖頭有理藏鋒事藏鋒法眼有理無礙事無礙浮山有理事兼帶石頭亦云事存亟蓋理應箭鋒說理說事不爲分外大慧云討甚好曹山臨濟示人嘗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說心說性討甚好臨濟耶有時把住有時放行有時密不通風有時口喃喃說了
一上大慧一期擡捺也是偶然可容你作實法會麼
洞宗回互當頭表顯尊貴濟宗臨機不讓慣用吹毛
臨濟打黃蘗好只甚好然未免熟了手脚古人道逢

強卽弱遇賤卽貴有賓主有互換能縱能奪同死同生不是一味爭先處強占便宜到底的我洞宗回互法門一總鐵圑圖總沒清頭莫怪後人疑着石頭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此回互所自始也回自回互自互回互卻不回互不回互卻回互說是兩個又是一個說是一個又是兩個有向有奉有暗有明正偏兼帶全在於此今人不解回互爲何等動云語須忌諱莫犯當頭借黑明正權白表偏問正荅偏問偏荅正記了許多烏鷄白雪泥牛木馬之譚爲是洞上極則卽何怪他家說從來

出語不過是正中偏偏中正大慧又說四大解散時
心識已昏如何回互耶諸仁者從上祖師說明說暗
說正說偏創建個回互法門爲你四大解散時這
一着子語言道斷思維路絕正不屬正偏不屬偏不
落有無誰人和得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眼目定
動早不是了也可容你識心湊泊得麼平時不用識
心臨終時安用識心洞山云今時人只認得驢前馬
後的以爲自己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又延壽堂僧已
脫去洞山云汝只解怎麼去不解怎麼來紙衣道者
問曹山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何如山云未是妙者

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者噓一聲而去並回互也
洞宗專貴回互然立亡坐脫比比皆然洞山坐脫雲
居坐脫延壽堂僧坐脫紙衣道者坐脫卽雪軒成禪
師初入土窟歷洪永仁宣四朝壽八十七坐脫闍維
舍利無筭他可知矣然從上來不貴坐脫九峰虔不
肯首座雲居不肯送袈道者將知尊貴一路自別耳
問者又謂闍入驢胎馬腹中去若果向驢胎馬腹中
走一遭亦是不惡瀉山水牯牛南泉水牯牛王老師
披毛帶角向異類中行是作麼生行履這裏着得一
隻眼曹山三墮也不消問得了披毛帶角是類墮不

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寂音智證傳忘卻披毛帶角將不斷聲色并隨墮分而爲兩又將正命食割做兩截又遺了不受食一語毋惑乎問者之紛紛也旣知類之不齊混則知處是寶鏡語則曹山三墮依然回互法門不勞頻舉道吾荅南泉云切忌動着動着則頭角生這邊了却方往那邊行履是回互是不回互他尊貴且不居若說是墮尊貴遠之遠矣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昔年貧不是貧今年貧纔是貧昔年貧尚有立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問者不察謂禁之外又作麼生且

道禁之外又作麼生香巖枯木龍吟髑髏眼睛石霜云猶帶喜在猶帶識在曹山云血脉不斷乾不盡又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勤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當時三種滲漏是洞山所立轉授曹山非得之雲巖付授者也分明說末法時乾慧人多立此棟別教中稱乾慧地正指你一極頭禪乾巴巴地捏定死蛇頭不得個轉身一路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情存向背見處偏

枯承宣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體妙失宗機昧終始皆滲漏也百丈顯大機黃蘗得大用始終賓始終主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你道有兩個麼又景欣道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問者謂且道識的人是見解是行解卽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錯錯全弄精魂了也洞山云闇黎顛倒若不顛倒爲甚喚奴作郎清中濁卽易辨濁中清卽難辨若向曹山喜識盡時消息盡一語下見得分明這也不消再問了疎山倒扇別有節目後疎山年老成精每食後挾之使吐是

什麼心行當日疎山自與香巖偶然弄個花手若謂他洞山曹山密付宗傳矮師叔暗中竊聽恁般說話豈不笑殺旁觀去聖時遙好事者故爲邪說兼中至一位且改作偏中至矣況其餘耶大慧亦云曾見他洞上老宿室中密付寂音并疑寶鏡三昧爲藥山所作又云由待制朱世英得之白華巖某一老僧處其先甚秘世莫得而知也當時洞宗矜慎大法非其人不得傳雖以遠錄公之賢親炙太陽始知洞上宗旨故寶鏡三昧不輕示人有似乎密付者錯錯密在汝邊與他陳爛葛藤有甚干涉今日寶鏡三昧家至戶曉

且問你人人鼻孔裏還曾觸着他雲巖一些子氣息也無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這裏又差多少洞山設立五位曹山別明君臣石霜九峯復明王子寶鏡不云乎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君臣父子本前人語而後來一一明之也人天眼目多有差訛正中偏是君向臣偏中正是臣奉君正中來以下總是君臣道合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轉位就功轉功就位天童長蘆言之頗盡位是經功是緯五位五功猶五經五緯也兼中至一位頌曰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古人云切忌折合又云炭庫

裏藏身是忌語非藥語人天眼目謂明明炭裏藏身今人誤認坐在黑漆漆地莫怪莫怪王子分內紹外紹語本分明朝生末生是外紹是臣種誕生化生內生是內紹是王種外紹全未知有故是臣種內紹則天然貴胤矣余別有說文長不敘問者疑其重出抑知君臣五位以臣奉君言也王子五位以子順父言也君臣者有貴有賤父子者有貴無賤也紹繼也言繼體也九峯處云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子歸就父又曰推爺向裏頭又曰誕生王有父又曰同時不識祖又曰子若吼時祖父俱盡是法王子受灌

頂位時一國之事盡以相屬所謂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還鄉盡屬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是也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玉殿苔生樞密不得旨是一串語不順非孝不奉非輔良然良然臨濟示衆有賓看賓王看王賓看王王看賓語若立宗旨有賓中賓王中王賓中王中賓語看者是舉兩爲言也中者是舉一爲言也詞旨各別洞宗無四賓王語止洞山見龍山有青山覆白雲清風拂白月長江水上波長年不出戶語然非四賓主也常年不出戶荅王中王語張無盡誤爲王中賓萬松辨之已久問者刻

舟求劍怎的怎的洞山又嘗語僧曰賓中王尚不辭况王中王乎寶鏡三昧云但能相續各王中王故洞山云然非亦曾立有四賓王也念念不間斷心心無處所謂之相續故曰血脉不斷非廉廉纖纖謂之相續也正偏明暗於法無所不該說君臣也好說父子也好說王賓也好有時怎麼有時不怎麼異不異於同同中還有異若說同異臨濟四賓王賓看賓王看王賓看王王看賓須知不是賓中王王中賓王中王賓中賓了也何況曹洞古人道賓王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那是同是異自曹溪一派分而爲兩左

青原右南嶽何異何同何彼何此雲溪不惜言三十一
時爲諸人告報了也從上相傳的事且喜不曾動着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四 終

終

寶中注



